

# 五十小彙傑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中華書局印行

# 飲冰室專集

## 十五小豪傑

### 目次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一葉孤舟	滾滾怒濤中幾個童子
第二回	逢生路撞着一洞天	爭問題儼成兩政黨
第三回	放暑假航海起雄心	遇颶風片帆辭故土
第四回	乘駭浪破舟登沙磧	探地形勇士走長途
第五回	如真如夢無人鄉 <small>景色淒涼</small>	忽喜忽憂探險隊 <small>精神抖擞</small>
第六回	荒洞窮搜愴懷故主	遺圖展視痛語前程
第七回	移漂民快撐寒木筏	怪弱弟初審閩葫蘆
第八回	勇學童地關豺狼窟	榮紀念名從父母邦
第九回	舉總統俄敦初被選	開學會佐克悄無言

目次

一

876·57  
341-1



38852

# 飲冰室專集

## 十五小豪傑

###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一葉孤舟 滾滾怒濤中幾個童子

調寄摸魚兒

莽重洋驚濤橫雨，一葉破帆飄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鬢齡乳稚。逢生處，更墮向天涯。絕島無歸路，停辛竚苦。但抖擻精神，斬除荆棘，容我兩年住。英雄業，豈有天公能妒。殖民儼關新土，赫赫國旗輝南極。好個共和制度，天不負。看馬角烏頭奏凱同歸去。我非妄語，勸年少同胞，聽雞起舞，休把此生誤。

看官，你道這首所講的是甚麼典故呢？話說距今四十二年前，正是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初九日，那晚上滿天黑雲低飛，壓海濛濛，闊闊咫尺不相見，忽然有一隻小船好像飛一般，奔向東南去，僅在那電光一閃中，瞥見這船的形兒。這船容積不滿百噸，船名叫做胥羅，曾有一塊橫板在船尾寫著的，但現在已經剝落去，連名也尋不著了。那船所在的地方，夜是很短的，不到五點，天便亮了，但雖係天亮，又怎麼呢？風是越發緊的，浪是越發大的，那船面上就只有三個小孩子，一個十五歲，那兩個都是同庚的十四歲，還有一個黑人小孩子，十一歲。這幾個人正在拚命似的把著那舵輪，忽然砰訇一聲響起來，只見一堆狂濤，好像座大山一般，打將過來，那舵輪



把持不住，陡地扭轉，將四個孩子都擲向數步以外了。內中一個連忙開口問道：「武安，這船身不要緊嗎？」武安慢慢的翻起身回答道：「不要緊哩。俄敦連忙又向那一個說道：「杜番啊，我們不要灰心哇，我們須知到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重大的哩。」隨又看那黑孩子一眼，問道：「莫科呀，你不悔恨跟錯我們來嗎？」黑孩子回答道：「主公武安，這四個人正在船面話未說完，那船艙樓梯口的窗戶突然推開，先有兩個孩子探頭出來，跟著又有一隻狗蹿出半截身子，那狗三聲兩聲的亂吠，那兩孩子裏頭有一個年長的，約有十歲左右，急忙大聲問道：「武安，甚麼事呀？」武安道：「沒有甚麼，伊播孫啊，快回去罷，甚麼事都沒有。」那年小的又說道：「雖然如此，但我們怕得很呵。」武安道：「別要怕，趕緊回去，坐在牀上閉著兩隻眼睛，這就甚麼都不怕了。」那兩孩子兀自不肯下去，只聽得莫科忽喊起來道：「好晦氣，又一個大浪來了。」話猶未了，那浪又沒命的自船尾轟進來，險些都從窗口灌入船艙裏去了。那俄敦高聲喝道：「兩位快回去呀，你們不聽我們的話嗎？」這兩孩子方纔沒趣的去了，却又有一個探頭出來，叫道：「武安呀，你們要我們來幫幫力嗎？」武安答道：「巴士他呀，你們好好的在裏面保護著那年紀小的罷，這裏有我們四個人足數了……看官，你想這個船在恁麼大一個太平洋上，更兼暴風怒濤之中，難道就只是這幾個小小的孩子嗎？別的大人一個都沒有不成，這胥羅船，既然有一百多噸，總該有一個船主，一個副船主，五六個水手，難道單有一個細崽莫科就算了嗎？又這船到底爲著甚事，想往甚麼地方呢？怪可憐的撞著這場惡風浪，爲何緣故呢？看官，若使那時候有別隻船在這洋面經過，遇著這胥羅船，那船主頭一件定要根問這個緣故，這些孩子們自然會告訴過明白，但可惜不湊巧，那時這洋面上前後左右幾百里，連個船的影子都沒有呢……閑話休提，卻說過了一日，風勢越大，竟變成了一個大颶風，胥羅船好像被波浪吞了一般，那後橋既於兩

日以前被風吹折僅騰四尺多長一根木桿。幸虧前檣還在。但風勢越急。這孩子們的氣力短小。想把風篷捲下來。也做不到。那篷擱不起這種大風。只見這檣夾不停的搖動。若使連前檣都沒了呢。那時這船可不成了個沒自由權的奴隸。任由風濤怎麼簸弄嗎。這孩子們可不是除了束手待斃之外。更沒別的法兒嗎。他們都睜着兩隻眼。狠狠的望前望後。却都是濛濛闇闇地。一寸陸影兒一點火光兒都不見。看看又捱到晚上。一點多鐘。忽然轟的一聲。趁着那風聲濤聲響起來。只聽得杜番疾喊道。前檣倒了。莫科接口道。不是。却是把風篷吹斷了。武安向俄敦道。既是這麼著。我們要把這斷篷割去。你同杜番二人守着舵輪。莫科呀。來這裏幫我。看官須知莫科係船上細崽。自然該有些航海的閱歷。武安會從歐洲來到澳洲。經過大西洋太平洋兩條大濶。因此亦學得些少船上的事體。這孩子們自然是靠這兩個做膽。不消說哩。……你看他們兩個的本領怎麼樣呢。他們來到前檣底下。細心查看。只見那篷上邊的索吹斷了。搖曳空中。幸虧下邊未斷。他們先把上邊的索都割去。僅留靠下四五尺。隨將這篷上面兩角扳下來。用繩網在船面。這樣著。那船倒反安穩起來了。武安莫科兩個。不停的走上走下。好幾回險些被那大浪裹將去。足有半點多鐘之久。方纔回到艙輪旁邊。這身子便如雨淋雞一般。濕透了。正要略歇一息。驀地那樓梯的窗口又推開。只見武安的兄弟名字叫做佐克的。探頭出來。武安便問道。佐克幹甚麼。佐克道。快來快來。海水漏入船艙了。武安道。當真嗎。隨即起身走進艙內。只見一個挂燈。懸在當中。那十個孩子。七橫八豎。倒在牀上和睡几上。還有那八歲九歲大的。怕到無可奈何。你偎我我抱你的。攪成一團。武安道。別要害怕。我們快就到岸了。一面點起洋蠟。周圍張着。艙內却是有些海水。隨着船勢左右盪來盪去。但遍找我。找不出那漏縫兒。這水究竟從那裏來呢。隨後看出。却是因樓梯窻門關不緊。那船面的浪。從甲板上流進來的。

武安回到艙內，說明緣故，安慰孩子們一番，重復回到船面來。已經是兩點鐘打過了，那天越發好像墨一般，風勢一點不減，但微微聽見了一聲兩聲從空中戛然過去，却是海燕的聲音。這海燕是從不飛到岸邊的，常年在太平洋的中心翱翔漂蕩。這樣看來，這船去陸地越發遠了。又過一點多鐘，忽聞轟的一聲，好像大砲發於空中，不好了。前檣斷了兩截，那布篷撕成一片一片，飛向海心去。就和一羣白鷗似的，杜番道：「我們沒了風篷，怎麼好？」武安道：「怕甚麼？這船趁着浪，不是一樣的走嗎？」莫科道：「好在浪是順風的，在船尾送着來，但浪太緊了，我們要把身子用繩網着在舵輪旁邊，免致被浪裹去。」說時遲，那時疾，莫科話猶未了，只見一堆奔濤，足有四五十丈高，從船尾猛奔來，鎗鎗爆爆，聲音亂響，撞落船面甲板，兩隻救生船，一隻舢板，一個羅盤箱臺都掉下來。那餘勢還撞到船邊，將左邊的船欄板都碎裂了，還虧着碎了欄板，這水能澆流出去。不然，這船受不起這種大壓力，是定要沈了。武安杜番俄敦三個，被這浪一刮，擲出數丈以外，直到樓梯口，方纔把捉得住，却是不見了莫科。許曰：割落救艇針，衝破欄板，將武安等三人擲向數丈以外，同是此一剎那間事。武安變呀一聲道：「不好，不好，隨即高聲大呼道：『莫科莫科，杜番道，難道掉落海了不成？』俄敦忙向船邊探頭四望，却影兒也不見，聲兒也不聞。武安道：「我們不可以不救他，急放下救生水泡，投下繩索罷。」隨又連聲高喊道：「莫科莫科，只聽得微微聲音答應道：『救命呀，救命呀。』俄敦道：「他沒有掉下海，這聲音是從船頭來的。」武安道：「等我去救他。」趕緊從船尾走到船頭，跌了好幾交，方纔走到。便又高聲叫道：「Boy，莫科莫科，My Boy，却不聽見答應，復連叫許多聲，只聽見微微的答應呀呀的兩聲，那聲更沈下去了。」武安手中又沒燈火，只得跟着聲音，聞中摸索，摸到船頭那絞車盤和軸鏈中間，有一個孩子的身，橫倒在那裏，却是已經悶倒，不能出聲了。看官，你說莫科因何跑在這裏，原來剛纔那一陣大浪，一直刮送過來，撞著那風篷的繩索，將

喉頸勒住，越發掙紮，越發勒緊。如今呼吸都絕了。武安趕緊從褰子裏掏出小刀來，把繩割斷，好一歇，那莫科纔回過氣來，便向武安千恩萬謝的謝他救命之恩，揣着手回到舵輪之下。但船既沒了風篷，速度驟減，浪不能送船快行，船却陷在浪裏，如盤渦一般。這孩子們想找別樣的東西代着風篷，也是找不出來，只得聽天由命罷了。這孩子們如今別的都無可望，只盼著天亮之後，風威略減，或者老天可憐兒的，望著個陸地的影兒，除非這兩樣能設有一，這便九死中還有一生之望哩。捱到四點半鐘，已見一帶白光，從地平線上起來，漸漸射到天心，却是煙霧依然深鎖，重洋望不見十丈以外，那雲好像電光一樣，快滾滾的飛向東方，風勢有增無減的咯。這四個孩子眼巴巴的望著狂瀾怒濤，不發一語，都如獸子一般，各發各的心事。又過了半點多鐘，猛然聽得莫科一聲狂叫起來道：陸陸正是。

山窮水盡，憐我憐卿，腸斷眼穿，是真是夢。

究竟莫科所見到底是陸地不是，且聽下回分解。

此書爲法國人焦士威爾奴所著，原名「兩年間學校暑假」，英人某譯爲英文，日本大文家森田思軒又由英文譯爲日文，名曰「十五少年」。此編由日本文重譯者也。英譯自序云：用英人體裁，譯意不譯詞，惟自信於原文無毫釐之誤。日本森田氏自序亦云：易以日本格調，然絲毫不失原意。今吾此譯，又純以中國說部體段代之，然自信不負森田、果爾，則此編雖令焦士威爾奴覆讀之，當不謂其唐突西子耶。森田譯本共分十五回，此編因登錄報中，每次一回，故割裂回數，約倍原譯。然按之中國說部體製，覺割裂停逗處，似更優於原文也。

此書寄思深微，結構宏偉，讀者觀全豹後，自信余言之不妄。觀其一起之突兀，使人墮五里霧中，茫不知其來由，此亦可見泰西文字氣魄雄厚處。武安爲全書主人翁，觀其告杜番云：「我們須知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大的哩。」又觀其不見莫科，即云我們不可以不救他，即此可見爲有道之士。

## 第二回 逢生路撞着一洞天 爭問題儼成兩政黨

却說這四個孩子正在絕望的時候，而面相覷，在那裏發歎。忽然空際烟霧微開，那黑兒莫科瞥見遠遠的一帶好像陸影兒，他便狂叫起來道：「陸！陸！但不知果真是陸地，還是他的眼花呢？」武安聞說便接口道：「陸嗎？可是真的嗎？莫科道：『前面是東方呀！』杜番道：『莫不是你錯嗎？怎麼我們都看不見莫科道？』等那煙霧再開，我們仔細看罷。」話猶未了，煙霧早漸漸破開了，不到一刻，左右前後幾處都望見了。武安道：「不錯不錯，當真是陸哩。」四人一同觀看，東方地平線上有一帶陸影，大約五六邁長，按照現下膏羅船的速力，不過一點鐘便可以到那裏了。風越發大，船驀地向著一直線走將前去，漸次近岸，只見岸上有十餘丈高的石壁聳起，石壁前面有黃色的沙嘴，沙嘴右邊有一簇的喬木。武安叫他們三個管著舵輪，自己獨到船頭細察岸邊光景，看那裏可以拋錨灣泊。誰知那岸不但沒有一個灣港，却見那沙嘴外面有無數亂石，好像鋸一般利。現時被湖水侵著，從黑波面上隱約看出他的蜿蜒起伏痕跡。武安看清楚，仔細一想，這是行船最險的所在，不如將艙裏這些孩子們都叫出來，船面預備不虞方好。於是回到樓梯口，揭開窻門叫道：「大家都出來罷，頭一個不消說，一定是那隻狗了，跟着便是十一個孩子，一闕都跑上來。那年紀最小的呢，睜眼一看四面光景，怕得急得要哭起來。這却是爲甚麼呢？看官，須

知大凡近陸之處，海底漸漸淺了，波浪越發洶湧，俗話叫做埋沙浪的，比那洋心的光景更可怕哩。那時正是六點鐘左右，船已走到岸邊，武安早將外衣脫了，預備若有那一個掉落海去，自己便去救他。據武安的意思，這座船是有九要撞在礁石上碎成齏粉的哩，不到一會，這船果然擱淺，幸虧擱的地方不是大石，船皮雖然損傷，那海水還未滲進來，歇一會兒，又一個大霧來，驅著這船前進五六丈，在一沙礁上，連動也動不得了。這還算好，船算是不怕沈沒了，但離那沙嘴還有一里多遠呢。武安俄教兩人仔細查看船內房艙底艙，都還不十分破壞，那心安穩了許多，兩人回到船面，告訴大眾道：「不要害怕，船心自未有壞的，況且眼見著到岸了，我們等一會商量上岸的方法罷。」杜番道：「甚麼又要等呢？內中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叫做韋格的，亦跟著道：『是呀，甚麼呢？』杜番說得是，我們偏不要等哩。」武安道：「你看這浪還怎麼利害，我們若想擱過去，恐怕碰在石礁上，連骨都要碎了呀。」又有一個叫做乙替的，年紀約同韋格一般，便道：「整整等著，萬一這船碰石粉碎了，又怎的？」武安道：「這却不怕，歇一會，這潮定然退些，我們的船是穩當了……」看官，你說這兩個道理，那邊長呢？其實武安的話一點不錯，這太平洋的潮水進退，雖然不比別的小海相差怎麼遠，但到潮落的時候，自然要不同些。依着武安的話，或者再過幾點鐘潮退之後，或者從石礁的脊上能踱步行過去，亦不定哩……雖然如此，但杜敦等數人依然爭鬧不休，這也有個緣故，不自今日起的，原來這一羣孩子裏頭，那杜番韋格乙替格羅士四人，向來不肯佩服武安，每每無風起浪，找些事來和他惱氣，也不止一遍兩遍了。這一路上却爲着武安曉得些航海的方法，故此凡事只得讓着他靠著他，但今已到陸地，他們可又自由起來了……杜番等四人，離開衆人，跑到船頭，看着巨浪拍天，實在難以飛渡，不得已仍回原處。武安向俄教及衆孩子道：「今日尚是我輩至危極險之時，大家同在一處。」

緩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也。杜番聽見這話，以為武安有意譏誚他，便勃然道：「武安，你有甚麼權利，敢制定法律令我們遵行嗎？武安道：「豈敢豈敢，講甚麼權利不權利呢？但大家欲保安全，這却離開不得呵。就中最老成的俄敦，亦接着說道：「武安的話不錯呀，其餘一班孩子都附和道：「是，杜番沒趣，不復作聲，便怏怏帶領他的黨人三個又走開了……却說這陸地還是大陸，還是海島呢？那石壁底下有蛾眉月形的黃沙嘴，兩頭都是高地，北方更高，南方略略低些，武安拿着個千里鏡，很很的望了許久，便道：「怎麼陸上沒有一條煙影兒呢？莫科道：「正是呢，怎麼這海邊連一隻小船都沒有，杜番從旁嘲他道：「既沒灣港，從那裏來的船呀？俄敦道：「却不能怎麼說，便沒灣港，亦可以有漁舟來打魚的，或者因為風浪太大，那漁舟都躲避別處去哩。衆孩子談談說說，聞那風却轉吹西北了，頂住潮頭，潮落越發遲慢，孩子們個個磨拳擦掌，預備上船，把緊要的物件都搬到船面，船中有乾餅、乾果、鹽罐、頭肉品等，他們先把各色包裹起來，預備攜帶，轉瞬已到七點鐘，石礁上的海水都落下，船越發斜向左邊，原來這胥羅船因為想增加他的速率，故此造船時那龍骨格外高些，那船底格外尖些，今日擱淺在這裏，越發危險，險些要斜到翻沈了，這孩子們都跌足道：「可恨，昨夜的風將我們的舢板船都送刮了，不然，我們便好趁這時渡過去，將來由陸上到船中來，往亦便易，今却怎麼好呢？正說話間，忽聽船頭一陣叫聲，武安等一齊過去看時，却是一隻舢板擱在船頭舢艙底下，乃係昨晚大浪刮來，恰好沒有掉落海的，巴士他偶然尋得，便喊起來，衆人看這舢板大約只能載五六個人的，但感情聊勝無，大家喜歡，自不消說，怎知道爲着這個，武安和杜番又起一場風波，杜番見這舢板還在，便同韋格、乙善、格羅士三人拖他出來，正要放下海去，恰好武安走來，便問道：「你們幹甚麼？韋格道：「這是我們的自由，武安道：「你們想落這舢板嗎？杜番道：「是，你有權利禁止我們

嗎。武安道：有呀，因為你們不顧大眾，杜番不等武安講完，便接口道：我們並非不顧大眾，我們上去以後，再用一個掉舢板回船載衆人。武安道：若回不來怎麼呢？碰石沈了怎麼呢？乙善推開武安道：武安，你別管我們的閒事罷。武安兀自不肯退去一步，厲聲道：這舢板一定要給那年幼的孩子先用的……兩面正爭得開不了交，那時若沒人調停，這武黨杜黨定要打起來了。却說這羣孩子裏頭單有俄敦年紀最長，兼且深沈有謀慮，衆人都佩服他的，恰好俄敦行來，見此情形，心裏想道：武安是有理的，這時候浪還怎麼大，杜番等等若落舢板，不但舢板沒了，就連人命也是險的，只是怕他不服，不便強勸，因開口問武安道：我們的船幾點鐘擱礁的呢？係六點嗎？武安道：不錯，俄敦道：這潮水幾時全退呢？武安道：大約十一點鐘。俄敦道：這正合式哩，我們趕緊收拾早飯喫過，好預備上岸，或者要島水過去的地方呢。空着肚子沒氣力是不行的。俄敦這話果然說得有理，大家只得散開同喫飯去。這喫飯的時候，武安格外留神，監督着那小孩子不許他們喫多，因為已經一日一夜沒得吃了，怕他們貪嘴過度，脹出病來……那潮既已退得極慢，兼之潮越發退，船越發歪，莫科放下測海索來量水步，只見船旁海水還有八尺多深，莫科恐孩子們害怕，不敢聲張，悄悄的告訴武安。武安又密中和俄敦計議道：這却怎麼好？潮又被風頂住，不能全退，若等到明日，又怕到潮長時，船或傾覆，或撞碎，因此他們商量，惟有用一人拿着纜，擱到岸邊，細繫在石上，慢慢的將絞盤絞船靠岸，除了此法，更無可施，只是拿纜到岸的人，那個肯做呢？不消說，一定自武安討奮勇了。武安既和俄敦商定，決意冒這一回險，於是先把那船上的浮水泡都取出來，挨次分給那最年小的，萬一有險，則他們小的可以浮身。這年長的便一隻手攙着那小的一隻手，拉住那纜，便可島泳到岸，布置已定，恰好十點一刻，這一點鐘內，就自潮落最低的時候了，但船頭海水，尚有四五尺深，就使再過兩三刻鐘，亦

不過減數寸。武安看定非行此策，一定無望，便脫了外衣，取出纜來，將一頭網住自己胸間，那時杜番等四人，看着武安如此慷慨，代衆人冒險，心裏自然感動，便跟同俄敦幫忙，助武安整備繩纜各件，武安預備齊全，將聳身入海。他的兄弟佐克，呱的一聲哭起來叫道：「阿哥呀，阿哥別要去，武安答道：「好兄弟，不怕的，便咕咚一聲跳下去了。正在起勢，鼻泳可奈那北風和那退潮相逆相擊，兼之石礁凸凹，海水激盪其上，到處都是盤渦，武安晃了一會，氣力已是不支，手足不甚能自由了，少頃只見他的身子被吸向一個大盤渦裏頭，只聞得叫了一聲，快幫忙呵！那好好的武安，便已絞將下去，不見人影兒了，正是

男兒急難爲同胞，天地無情磨好漢。

欲知武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便知明白。

此兩回專表武安，就中所言「今日尙是我輩至危極險之時，大家同在一處，緩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也。」我同胞當每日三復斯言。

讀此回者，無人不痛恨杜番，杜番亦只坐爭意見，顯私利耳。恨杜番者，宜自反，有競爭乃有進化，天下公例也。武杜兩黨抗立，借以爲各國政黨之影子，全書之生氣活潑，實在於是。

讀者勿徒痛恨杜番，且看其他日服從公議之處，便知文明國民尊重紀律之例，觀其後來進德勇猛之處，便知血性男子克己自治之功。

好容易盼到靠岸，以爲苦盡甘來矣，不知此時之險阻艱難，更倍於從前行百里者半九十，任事者最宜知之。敘了兩回，到底這船爲何事欲往何處，緣何只有這幾個孩子，讀者悶葫蘆已打得不耐煩了，第三回便當說

明先洩漏一點消息，以慰看官之望。

### 第三回 放暑假航海起雄心 遇颶風片帆辭故土

前回講到武安綏下盤渦裏去，連影也不見。看官啊，你不必着急，這武安是死不去的，他是這部書的主人公。死了他那裏還有十五小豪傑呢，却是前兩回胡亂講了許多驚心動魄的事情，到底這些孩子們是那國的，是甚麼種類的，這胥羅船到底欲往那裏，爲何沒有船主，祇剩這幾位乳臭小兒，我想看官這個悶葫蘆，已等得不耐煩了。如今趁空兒補說一番罷……話說南太平洋地方，澳大利亞洲南面，有英國屬地一座大海島，名叫做紐西崙，那海島最大的一個都會，名叫做惡崙，那都會一個最大的學校，名叫做奢們，那學校的學生，英美德法各國人都有。大率島中田主巨商官吏等有名望人的子弟居多。這紐西崙乃是合南北兩大島及附近許多島嶼而成的。南島北島中間有一葦衣帶水，叫做曲海峽，就是取那環游世界開闢新地有名的優頓曲之名，做過紀念的意思。澳洲紐香山紐西崙等地皆優頓曲所經，得後爲紐島土人所狀。這座羣島，橫亘於南緯三十四度至四十五度之間，和我們北半球的法國美國日本國同一樣度數位置。那北島西北角，狹而且長，成個半島的模樣。三面臨海，一面那半島的頭，不過二三邁闊。這惡崙市正在那頭上……一千八百六十年正月十五日午後，就是這學校放暑假的日期，一百多名學生，個個好像出籠鳥一般，欣欣然歸家去了。這兩個月內，是任從他們自由的。這裏頭有一班孩子，許久想繞着這紐西崙羣島沿岸，環游一周，便趁着這空兒，各各稟准他的父母，約定同行，恰好就中一個名叫雅涅的，他父親有這號胥羅船，於是各人湊些費用，預備齊全而往……却說英國學校寄宿舍的風氣，是與別

國不同的專設種種方法。養成學生自動自治的習慣。所以那生徒的心思身體。都比他國人長成的快些。有一種少年老成樣子。奢們學校學生。共分五級。那第一第二級的。尚係和他父母接額為禮的小孩。西人十歲以下童子見所親皆為禮第三級以上的。大率皆握手為禮的長童了。英國學校風氣。長年生有保護幼年生的義務。幼年生却有伺候長年生的義務。每日送朝飯。刷衣服。擦靴鞋。種種苦差。總是要當的。倘或懶惰不屑。那長年生便刻薄待他。却在學校裏頭站不住了。所以英國的小孩子。個個都是奉事長上。勤謹不過的。……這回搭這號督維船去游歷的。共有十四人。自第五級至第一級。都有在裏頭。杜番格羅士都是第五級。年十四歲。皆惡崙市富豪子弟。田產最豐。他兩個本屬從堂兄弟。杜番天性伶俐。學問優等。但係有一種執袴子脾氣。萬事皆要居人之上。因此各人起他個綽號。叫做闊少杜番。他看見那同年同級的武安。滿校人都敬重伊。心裏有些不平。每每要和他對拗。這亦是勢所必至的。至於格羅士。却是一味捧着他那杜番阿哥。像菩薩一般。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孩子罷了。巴士他和杜番同庚同級。亦是市中的一个巨商之子。為人靜和有思慮。勤勉有才智。乙善十三歲。韋格十四歲。都是第四級的。有中等的才智。父兄親戚。都是富豪官吏。雅涅、沙毗、兩個同庚的十三歲。都是第三級。雅涅的父親。曾做海軍官員。今已退職。沙毗的父親。從英倫本國初來的。亦係個大富翁。雅涅最愛彈個小風琴。寸步不離的帶着。沙毗為人最爽快。好冒險。平生最好讀魯敏孫潔流記等書。再有兩個都是十歲的小孩。一叫善均。係紐西崙格致學會會長之子。一叫伊播孫。係收師之子。善均在第三級。伊播孫在第二級。都是很超等的。還有兩個卻更小了。一個名土耳其。一個名胡太。都僅不過九歲。其父皆屬陸軍兵官。土耳其著名的執拗。胡太著名的大食。以上十一個。都是英國人。此外還有兩個法國的。一個美國的叫俄敦。年十五歲。算是這一隊裏頭最年長的哩。

在第五級的他的才鋒銳利，雖不及杜番，亦不失爲本級中優等生。幼喪父母，受別人養育長大，所以有遠慮，有常識。那法國人兄弟兩個，名叫武安，十四歲，弟叫佐克，九歲，他的父親係一個有名的工學博士，兩年前來到北島督辦水工，武安有絕好的記性，有極熱的感情，聰明活潑，懇切周到，尤用心憐愛幼年生徒。滿校的孩子，個個歡喜他。佐克向來在第三級中，最爲劣等，常好欺嚇儕輩，除了這種頑皮舉動外，無所事事，但係自從這管羅船離了本土以後，他的性格忽然變了，成一個謹厚寡默的長者，這些孩子們都覺得出奇，不解甚麼緣故。按不下表，却說這管羅船本有副船主一名，水手六名，廚子一名，細崽一名，細崽就是這個莫科了。那船主便是老雅涅，自己充當。這船定期二月十五日午前開行，船主雅涅，是非到拔錨之前半點鐘內不到船的。這十四日晚上，那十四個孩子，同着俄敦所養一隻美國狗，名喚符亨的，一齊落船。副船主和莫科都在船上迎接衆人。那水手們却都到岸上，滴兩杯威士忌去了。那副船主等這些孩子上牀安歇後，亦上岸找個酒店坐坐。船上單留一個莫科，躲在船頭水手房中，夠夠睡去。這也是天公有意要把十五個小豪傑磨練出來。那晚上不知甚麼時候，因何緣故，這船的纜，竟自鬆了，潮水一衝，漸漸將船流到海中心，船上的人，連影兒也不知道。夜色又闌，黑風又大，不到一會，已經流來一里以外。那時莫科睡夢中，覺得這船有些古怪，翻起身到船面一望，看見這情形，便哎呀一聲喊起來。那俄敦武安杜番等幾個年紀大的，連纜起身，走到船面，同莫科一齊大聲喊救，却沒人聽見。船已自離岸三邁多，遠望那紐西崙市的火光，都漸漸看不見了。武安倡議，不如將風篷扯起來，駛轉舵輪回到岸去。莫科也是這個主意，孩子們就大家協力來扯那篷，不料篷太重，孩子們氣力小，扯不起來。眼睜睜看着這船越走越遠了。那陸上求人幫助的念頭，是靠不住了，就使有船跟蹤來尋，但這麼黑暗的海面，怎能覓得着呢。就使

看得着，那尋的船也要費許多時候纔來得到這裏。他來得時，這船又不知流遠幾多邁了。所以孩子們單有一件指望，僥倖遇着有別的船從他處來紐西崙，望他打救便了。莫科便將桅燈高挂起來，做個識認。那時這年紀小的全都熟睡，驚醒他也是無益。所以由他們罷了。武安等一面設盡方法，想轉過這船來，總是不能成功。越發向東流去了。忽看見前面二三邁遠的地方，有一點白色，分明是一隻大輪船。歇一會又看見一紅一綠的兩個燈光。那船一定是向一條直線對正我們來的了。孩子們拚命劈喉喊救，無奈那波濤洶湧的聲音，機器輪的聲音，和着愈吹愈緊的大風聲音，把孩子們的聲音都蓋過了。來的船如何聽得見呢？雖然如此，但係有船上的桅燈，應該望着，却是天不湊巧，船一傾側，忽將燈繩刮斷，那燈竟自掉落海中。如今連一點識認都沒有了。看官知道，那輪船是一點鐘走十二三邁的，不到幾分鐘工夫，他便從胥羅船尾一掠過去，把船尾上寫着船名的一塊板兒刮落，飛的一般走向西方去了。船越行越東，不一會已到天明。四面張看，連一片帆影兒都沒有。原來太平洋這一邊，船隻來往，本是極少。那從美洲走澳洲的船，大都在北方居多。孩子們整整望了一日，不見一隻船。天又黑了，夜又來了。那天氣比前夜更是古怪，風越發緊，東行越發速，却說武安雖是小小年紀，他那膂力勇氣，是老成人都趕不上的。因此大家都靠着，他便是一剛愎自用的杜番，也不能不聽他號令。所有駕駛這船的事情，全由武安一人主持。杜番只是日連夜夜連日，時時刻刻望着地平線上，萬一碰着個遇救的機會，免令錯過。經了幾個禮拜，未嘗懈怠，或將遭難始末，書了許多，用酒罈子裝着，投入海裏，或用言語安慰那年紀小的，叫他們勿喪氣。這也算他盡心盡力了。無奈那無情的西風，總是把船越驅越遠。那後來的事情，看官在第一回是看見的了。只緣這胥羅船離岸後不到幾日，更起一個大颶風，經兩禮拜之久，自西吹向東來。幸虧這胥羅船都還堅固。

不然，早已被怒濤打碎多時了……那晚上船主雅滄知到胥羅船沖去的事情，和那孩子們的父兄，個個都是驚皇憂慮，自不待言。他們立刻派兩隻小輪船四面走尋，尋了一日，都是空手而回，這還不算，却執得胥羅船尾之木板一塊，分明是船沈了。孩子們都淹死了，那父兄親友都不免一場痛哭，不必細表。正是

天涯游子無消息，白水青山空哭聲。

究竟這孩子怎麼能殼上陸，那陸上係甚麼地方，下回再表。

學生放假時，不作別的遊戲，卻起航海思想。此可見泰西少年活潑進取氣概。英國人最貴自由，此全球所共知也。而其在學校中，幼年生服侍長年生，若斯蹇然。吾初游美洲澳洲各學校，見此風氣，心頗怪之。殊不知自由與服從兩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反而相成也。最富於自由性質者，莫英人若。最富於服從性質者，亦莫英人若。蓋其受教育之制裁者有自來矣。立憲政體之國民，此二性質，缺一不可。盎格魯撒遜人種所以獨步於世界，皆此之由也。近世後生小子，或耳食一二自由平等之理論，輒放恣無復紀律，是安得爲真自由哉。盎格魯撒遜人，凡於各團體中，無論大團小團，皆聽其自治，如一學校，其中規模，殆與一國無異。長年生與幼年生，卽治者與被治者之兩階級也。而長年生既享有受服侍之權利，卽有應盡其保護幼者之義務。權利義務，一一分明，及其出學校而任國事，亦若是已則耳。英國之學校，無一而非實務教育，卽此可見其概。佐克自經患難後，全變其氣質，爲一完人。患難之福人大矣哉。此等機會，人生所最難遇也。苟遇此者，豈可錯過，有負天心仁愛耶。

## 第四回 乘駭浪破舟登沙磧 探地形勇士走長途

看官那第二回講的武安，獨自擄水上岸，預備普度同人，却被絞落盤渦裏去，不見人影。譯書的人原許過下次新民叢報印出，便知詳細。今已經隔了兩期，遲了一個月，這算是我譯書的人對不住看官了。但係欲急故緩，原是小說家老例，這也專怪不得我一人的。閑話休提，看官該記得一個月前講的武安，係將那纜一頭，細在船上，一頭綁着自己胸間，方纔跳下海去。如今却是一個月後，被俄敦等七手八腳，將纜收回，纔把那昏昏不省人事的武安，救到船上。經了好一會，方回過氣來。但上岸的路途，却係絕望了。看看過了正午，那潮又漲起來，浪頭越大。若等到潮滿的時候，這船從擱礁處浮起，萬一撞着那海邊巉巖峭利的大石，這便變成齏粉，或者被埋沙浪打得幾打，亦要沈沒。這孩子們的性命，是沒有定了。這時候無計可施，只有一個個站在船尾，眼睜睜看着那些石頭，漸漸被潮水淹過。況又火上加油，那北風復轉成西風，潮越發高，浪越發大。這船的左舷已經浮起，船頭還膠着海底。船尾又却落在兩塊大石之間，一陣陣浪打過來，船便像米篩一般，不停的左搖右動。孩子們一面口中喃喃祈禱上帝，一面互相抱擁，僅免跌倒。心裏都想道：不料二十幾日海洋颶風，都捱得過，却是送命在這裏呀。在傍徨間，忽然一堆怒濤，比小山還大，從船尾直打過來。那一帶巖礁，飛起十多丈高的白沫。這船身突然擡起，像懸空飛過一般。轉瞬間已在岸邊沙漠之上。那一簇茂林，近在眼前二十丈了。這也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絕處逢生。這驚喜自不消說，却是船到岸上，經了一點多鐘，並不見一個人影兒。茂樹那邊，雖有小河流出來，却連打魚船不見一隻。俄敦道：我們僥倖得到陸地，雖然，看此光景，却像一個無人島呀。武安道：目前最要緊的，先

等些屋舍安頓這些年紀小的。至於此處係何國何地。慢慢查察不遲。於是武安和俄敦一齊先上船。向茂林一帶細勘光景。只見濃陰密樹。在石壁和溪水的中間。越近石壁處。樹林越密。進林中一看。只見喬木自僵。枝幹朽腐。落葉紛積。深可沒膝。閑閑寂寂。絕無人踪。時有飛鳥三兩隻。見有人來。即便驚飛。似已識性。知畏人者。穿林而行。約一刻鐘之久。便到石壁底下。石壁高二十餘丈。矗立如平面板。不獨沒有洞穴。可容孩子們居住。連攀登之路亦絕。沿壁南下。約半點鐘。達於溪水之石岸。俄敦武安兩個。滿擬覓一低處。登此壁頂。一覽四面光景。無奈峭壁依然。路早盡了。那對岸却是一幅平原。絕無蒼綠之色。不得已回到船中。述其所見。共議仍暫在船上居住。以後圖。這船雖龍骨破壞。敲斜不正。然暫時以蔽風雨。尚猶自可。武安等先取出一條繩做的梯子。掛在船的右邊。預備孩子們上落方便。莫科收拾晚飯。一同吃去。孩子們自從離紐西倫以來。直到今日。始得略放心些。吃餐有味道的飯。那幾個年紀最小的。早已嬉嬉笑笑起來了。最可怪者。那武安的兄弟佐克。向來在學校著名淘氣。此時却獨自向隅。悄然若有所思。衆咸怪之。就問其故。則願左右而言他耳。用飯已完。衆人因連日疲倦已極。皆去就寢。獨有武安、俄敦、杜番、三個。恐防萬一有猛獸來襲。獨在船面張羅。徹夜不睡。翌朝同人起身。共歌禮拜詩。感謝上帝。這日的功課。先要點明船內存儲食品及其他什物。以備持久。食物呢。除餅乾一項外。其餘乾菓醃肉。燻牛肉。燻魚等。若節省用去。計可支兩個月。雖然以此有限之食物。而支無期之將來。勢必不給。彼等不能不靠著漁獵兩業來幫補幫補。於是取出船內的魚釣。教那年紀小的去學釣魚。一面將存儲食物開出清單。計開

大小帆布 繩索 鐵鏈 錨碇等一應船具若干件。  
網 釣竿 釣絲等漁具大小若干件。

長銃八枝。射鴨銃一枝。五響短銃一打。火藥包三百個。火藥兩箱。每箱各貯二十五磅。大小彈子若干。

夜間通信用的火具一襲。船上所用以做記號與他船通信者。大砲二尊。火藥包及砲彈三十個。

廚具及餐具如鍋碗等件。雖經二十餘日之大颶風。破損不少。然尚足供孩子們。此後所用而有餘。臥具及枕席等亦有餘於諸童子之數。

此外晴雨表兩個。大寒暑表一個。時辰鐘一個。隔遠通話之喇叭三個。千里鏡三個。風雨表一個。

英國旗若干面。信號旗一副。木匠器具全副。針線鈕釦等若干。火柴火鏟若干。鈕西俞沿岸詳

細地圖數張。世界全圖一張。閱書房內凡外國船中皆有閱書房有英法兩國文之著名游歷日記冒險談等書若干

冊。鋼筆。鉛筆。墨水。紙等若干。一千八百六十年之黃歷一本。巴士他便將這本黃歷每日做起日

記來。又有金錢五百磅。葡萄酒。車釐酒各百卡倫。毡酒。潑蘭地酒。威士忌酒。各五十卡倫。

麥酒共二十五石。

這樣看來。這孩子們可以若干月內無憂困乏。……到了中午。那年紀小的從海邊撿得許多蚌蛤之類。同著莫斯科歸到船中。據莫科說道。那石壁一處。有鴿子數千。那喜歡打獵兼且熟練的杜番。搔著心癢。遂約出夥伴定議。明日往打鴿去。此次午餐。不消說是要享用那蚌蛤等鮮味了。隨搭些鹹牛肉。從溪中汲些冽水。滴幾滴潑蘭地酒。皆覺饒有珍珠。午後。大家檢點船身破壞之處。共修補之。那年紀小的便往溪邊釣魚。晚飯後一齊就寢。韋格及巴士他二人輪更守夜。……抑此地到底是海島還是大陸。是武安俄敦杜番等幾個年長的所最關心之第

一問題也。他們屢屢聚談，互鬥意見。但大略看來，此地決不屬於熱帶。何以故？其茂林之中，多有松柏檜樅及山毛榉等樹，都是太平洋中赤道國裏沒有的。且當此時候，地上已落葉堆積，除松柏外無復蒼翠。這樣看來，此地一定在紐西命更南了。果爾，則交到冬令嚴寒，將不可耐。今方三月中旬，時赤道南各計到五月之際，即北半球十一月時節，或者天氣格外險惡，亦不可料。所以他們要盡六個禮拜內將一切事預備停妥。他們經幾次商議，先要往北岸高岬探望這地方的形狀，再作商量。這回差事，武安自先任之。約計此高岬與船相距不過五六邁之遠。岬頭高出海平三十丈以外，可以望見附近五六邁之形勢。商議已定，不料連天陰雨。武安未能動身。但武安者，勤敏之人也。其生平雖片刻之光陰，決不肯虛度。於是趁此空閑，在艙中搬出水手所穿的衣服，與莫科一齊不停手的縫補。量度這孩子們身材，做些衣服，以備過冬禦寒之用。其餘各孩子亦不許空閑度日。每日由雅涅巴士他二人監督著，往溪邊釣魚拾貝，各自勞作，以爲歡娛。雖常洒思親之淚，但各懷將來之希望，常得寬解。杜番、韋格、乙菩、格羅士，四人，每日常攜獵犬，跋涉林間，其與諸童子偕者殆希……至十五日天氣稍霽，晴雨表亦昇高度。於是武安預備一切，明日起程。以上探險之途，隨身帶短鎗一枝，短銃一枝。又要袋裏裝餅乾若干枚，醃肉及潑蘭地各少許。又帶一個望遠鏡，行了一點多鐘已到半路。約算上午八點鐘便可到岬頭。不料前途地段與這邊不同，非復平坦沙場，全是凹凸的堆石，及蒙茸的海草團。跋涉困難，不可言狀。或脫靴徒涉，海水沒膝，或失足跌倒於石磯上，不止一次。到十點鐘始達岬下。武安乃小憩石上，從袋裏掏食物及潑蘭地酒，少療飢渴。隨着四面光景，但見海中無數魚族，印盤渦於波上。時有海豹兩三隻出沒嬉戲。這海豹却是寒帶動物。這越發見得此地係在北緯度高處了。俄而颯然有聲，則有羣鳥名鶻鷂者，從頭上飛過。這種鳥係南極地方出產。

此地極寒，更可推見。正是

絕塞冰霜千里夢，天涯涕淚一身遙。

畢竟武安察看形勢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書原擬依水滸紅樓等書體裁，純用俗話，但翻譯之時，甚爲困難，參用文言，勞半功倍，計前數回文體，每點鐘僅能譯千字，此次則譯二千五百字，譯者貪省時日，只得文俗並用，明知體例不符，俟全書殺青時，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見語言文字分離，爲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

點檢什物一段，看似無味，實則此後什物皆得其用，布置殊非偶然。

船中所存什物，統計之不能值五百鎊金，然莫不有用，所最無用者，則此金錢五百鎊耳。生計學言金錢非財富，在此等境地，便足證學理之確當。

### 第五回 如眞如夢無人鄉

景色凄凉

### 忽喜忽憂探險隊

精神抖擞

却說武安喘息片時，旋起身攀岬而上，其岬乃無數巖巖大石，累積而成，緣攀艱難，概可想見，但這百折不回的武安，畢竟能登其絕頂，先把望遠鏡展望東方，只見臨灣一帶石壁，及自己現時所立之岬頭背後，其地勢皆向內地遞進而下，內地有一幅平原，茂林蔽之，林隙破處，時有川流，隱見出沒，其末流皆入於海，向東方極自十一二邁之遠，只是這樣，更轉望北方，只見七八邁之間，皆是海岸相續，海岸盡處，亦有一岬界斷之，岬下一片沙漠，沿海蜿蜒，回顧南方，只見海岸次第折入於東南岸之內，有一沼澤，以此推之，此地若係島嶼，則亦甚爲一大島。

無疑武安更持鏡一眺西方海上。是我船所經來之路也。西傾的紅日斜射波面。搖光眩目。只見有三個小黑點凸出海面。武安不覺失聲叫道：「船！熟視之。見其不動。料必是三個小嶼。小嶼與此地相距約十五邁內外。時已下午兩點鐘。武安不能久留。便將下岬。猶復取望遠鏡再眺東方。蓋以爲太陽益傾。其光線射點有變。或所見更爲明晰。果也眼界盡處。這茂林那邊有一條淺碧色。橫曳南北。處接天際。武安大疑。自忖道：這是甚麼東西呢。復諦視之。嘻。是海也。失望之餘。望遠鏡幾脫手落地……經一刻鐘之久。他早已下岬。坐於磯上。五點鐘。回到船來。這孩子們眼巴巴的望着聽好新聞。晚飯既畢。武安一一報告所見。隨後道：這西邊既是海。那東邊又是海。這樣看來。此地一定是海島非大陸了。衆人自然一齊失望落膽。獨有那杜番。往常總好反對武安。這時又望武安的話不確。還有指望。便起身道：莫不是武安的眼花看不真嗎。等我自己前往探查一番。方知確實。那平日附和杜番的幾個孩子。都贊成他。俄敦亦以爲這是第一緊要問題。不可不遠征東方。查勘果實有海與否。於是倡議派遣遠征隊。武安、杜番、兩個之外。附以韋格、沙吡。共四人爲委員……翌日再雨。連天不息。這孩子們悶坐。每修補那船身的破壞之處。或雨小歇。則出而從事於漁獵。忽忽之間。三月過了。已是四月一號。再遲一個月。便交冬令。現時已覺寒風凜冽。再到嚴冬。其何能支。就使此地果屬大陸。亦須過此冬節。待回春和暖。乃圖他計。這樣看來。少不免要逗留五六個月了。惟是這胥羅船既已許多破損。日炙雨淋。罅漏日甚。到底不能支持五六個月。所以越發着急東征。以求一栖居之地。若尋不着。亦須趕緊設法建造新居。彼此商議已定。恰好是日晴。雨表計忽然升高。共知明日便當快晴。於是預備起程。計武安前者所望見之海色。約距此岸六七邁。照例來回一日。最多兩日足夠了。但因沒有嚮導。怕碰着意外的阻滯。所以持四日糧前往。這四位委員。各帶長鎗一桿。五響小手

鎗一桿，又公帶斧頭二個，指南針一個，望遠鏡一個，毛布數枚，火柴火鏢燧石各若干……俄敦本欲與四人同行，調和武安杜番兩者之間，又惦記着這年幼的無人照料，只得自己留守。於是悄悄拉武安到僻處，勸以遠征時候，勿與杜番愾氣。武安自誓以決無此事，俄敦始安心……明日朝七點鐘起程，俄敦勸他帶着那獵犬名符亨者同往。一齊進發，是日恰如我北半球十月時節，小春之好天氣，四位沿海岸北行，他們擬不攀武安所登之岬，別求低處，攀緣而出其背後，一直線行去，便到武安所望海色之處。四人沿石壁行，約有一點鐘，前而沙毗與獵犬符亨，忽焉不見。三人正驚愕尋求，隨聽得沙毗叫喚聲，與符亨高吠聲相和。三人跟踪到其地，只見沙毗獵犬共立於石壁巖裂之處，蓋由寒氣熱氣之作用，或濕氣之浸潤，因此石壁自頂達地，成一縱裂之痕也。其裂痕中間寬闊，可容人身，且成四十度乃至五十度之斜面，其斜面凹凸不一，恰如一危梯。四人乃緣登壁頂。杜番先取望遠鏡向東方瞭望，韋格遞問道：曾看見甚麼水色麼？杜番道：沒有。韋格旋向杜番索鏡細望良久，道：望到眼盡處，只見一面茂林。武安道：這裏比那岬頂低一百多尺，眼界更窄，那岬上望得着的，這裏如何見得？若穿過這個茂林，一直往東，便可以證明我所見的是真是假了。杜番道：這太費事，費事猶可，但我斷其勞而無功。武安道：然則你留在此處，等我與沙毗往前探察之何如？韋格道：我們自然也該同行，隨喚杜番道：來，我們一齊前進呀！沙毗道：不錯，但是我們已餓乏了，吃點東西再行罷。於是四人各取出食物，用早飯，飯畢，再下石壁而東……初行一迤左右，都是草陂平軟，間有小丘三五，蘚苔封積，亦有一二灌木叢，其木則柀樹及巴比櫟等，皆極寒地之植物也。既而進入茂林之中，只見偃木腐積，密草雜生，孩子們屢屢手斫榛莽，乃能進行，疲勞已甚，費數點鐘之久，僅行三四邁，至午後二時，到一條淺溪之上，孩子們藉草小憩，只見水石黝黝，直視見底，且水面無一根枯枝，一

片草莽料其發源之處去此不遠。橫溪中央有平石數枚，位置距離整然有法，宛如以人工砌成。作徒疍者，其溪向東北流，或即注於武安前所望見之海，亦未可知。於是孩子們決議沿溪以尋其末流之所注，先涉徒疍，到彼岸，愈到下流，其溪慢愈闊，俄而溪面爲密樹所蔽，失其所在。行少頃，乃復得之一路沿岸而下，那溪急轉慢折，不一而足。大率仍是東流，雖然，其末似尙甚遠，水流依然緩慢，溪面亦不加廣，直至五點半鐘，乃知此溪純向北流。孩子們失望，乃舍川而再取途於東方，密樹鬱鬱，當晝猶暗，豐草往往沒頂，彼等相喚相應，始能成行。既七點鐘，尙未能出林外，武安杜番相議，今夕暫宿此處，明晨乃行……是時天已黑，不甚能辨物色，只見前面一團茂樹，枝幹下垂到地，儼如屋蓋，乃共入其中，鋪起所攜來之毛布，取出燻牛肉餅乾等充飢，困倦之餘，不覺皆沈沈睡去。獵犬符亨守夜於樹外，一夜無話……翌晨七點鐘，大家醒來，尙未起身，獨有沙毗先出樹外，忽然叫喊起來，道：武安、杜番、韋格，快來看呀！三人驚皇走出，沙毗道：你看我們昨晚到底睡在甚麼地方呀！大家仔細一瞧，那裏是築茂樹，却是一間小屋，用樹枝編成，有屋蓋，有屋壁，好像那黑人所居之屋，叫做阿治約巴的。大約係百數十年前之物，屋蓋屋壁，僅存其形，杜番開口道：噯呀！此地非無人之鄉哩！武安道：是以前諒非無人之鄉，韋格道：這樣看來，連昨日那徒疍的來歷，都明白了……雖然，此地若是野蠻黑人所居，這孩子們越發危險了！大家再入小屋之中，仔細尋索，只見蔽地枯葉之底，有一個破爛的瓦器，亦是人工做的。大家離去此地，按着指南針，向東直行，到十點鐘時候，已出林外，只見一幅平地，麝香草、芫荽草等叢生其上，前面半里許，一帶沙白，沙白之外，則千波萬浪，洶去洶來，噫，是即前者武安所望見之海也！此時毫無疑義，這地方確係一絕島，並非大陸了。孩子們由平地，下於沙際，圍坐用早飯，相對愁然，默不一語。飯畢，杜番欠身道：我們回去罷，趁早起程，或者回到船中，天

尙未黑，四個童子一齊惘惘而返，復回頭一望，恨恨地着實瞧那海面幾眼，却見獵犬符亭，突然走到海邊，在那裏飲水，杜番亦順手掬些一飲，那水却是淡的，無一點鹹味，哈哈，這橫斷東方的非海也，湖也……至是而此地到底係絕島抑是大陸，這問題又不分明了，眼看這湖前面及左右，皆無涯涘，既有恁般一個大湖，或竟是大陸，亦未可知，武安道若係大陸，應是亞美利加洲，杜番道：「何知我早言此地是大陸，果然不錯，武安道，我所望見的水色，亦不錯呀，杜番道：「錯卻不錯，但不是海罷了……」看官，就使此地果是大陸，孩子們要尋那有人煙處，亦須待數月後春融時節，到底少不免要此地就攔數月呀，那西方海邊，既已尋不著一個棲身洞穴，然則在這邊湖找一個暫居之處，也是目前要緊的事，衆之那徒疍，那小屋，各種古跡，皆是這邊，試更子細尋探，或別找出些前人遺物，亦未可定，況且所帶食物，尙足夠四十八點鐘之用，天氣亦無甚變動，於是四個公同商議，沿湖前進，又以向南行則離胥羅船較近，遂決意繞大湖南岸而行，正是

鑿孔豈惟張博望，遠游今見哥命波。

湖南地理如何，第六回再表。

## 第六回 荒洞窮搜愴懷舊主 遺圖展視痛語前程

却說杜番一輩，鼓勇前進，可喜沿湖一帶，盡是平地，無甚崎嶇，大家都不覺困乏，是日剛行了十邁許路，方纔歇足，沿途留神四望，絕不見有人煙起處，那白砂之上，一雙足跡也沒有，此地當是無人之境了，可幸這樣荒涼地方，沒有猛獸，連他食草的動物，也未曾遇着一個，只有兩三回望見茂林那裏，有一種巨鳥，出沒往來，沙眈眈向

衆人道：各位，這不是駝鳥嗎？杜番定睛看了一會道：這是駝鳥，是算極小的了，武安接口道：他們果是駝鳥，此地若與大陸相接，一定是亞美利加了，因為亞美利加原是一個最多駝鳥的地方呀，到了下午七點多鐘的時候，各人重整精神，再走了一程多路，行到一條小河邊，這小河分明是由該湖流出來的，大家覺天色已晚，商議在此一宿，且待明朝再作道理，於是四個小豪傑，同著那隻獵犬符亨，俱橫臥沙上，是日跑得倦了，各人無話，早已沈沈睡去……翌早醒來，睜眼見那太陽已高懸三丈，拿表一看，知已是辰正，各人大驚，急急起來，一眼望去，看見這條河的對面，全是沼澤，各人相慶道：昨晚若是貪路，豈不像那楚霸王，陷於大澤之中麼？草草啖些乾糧，就動身沿着右邊河岸前進，見有一帶石壁，自遠處銜接而來，次第高聳，各人心中暗忖道：這莫不是與胥羅灣上屏立的石壁，同出一脈的麼……這裏何以有一處地方，叫做胥羅灣呢？就胥羅船漂流到這裏之時，童子們替他起這名字，以爲紀念的……韋格忽然喊聲道：你們瞧那裏，你們瞧那裏，各人見他手所指處，原來是一個繫船地方，有許多石頭，是用人工壘成的，雖然已經殘破，遺跡尙模糊可認，武安道：那處明白有人住過了，杜番應聲道：你們不看見茂草之間，有幾塊木片橫着嗎？那片分明是當日破船遺跡，且可認得他是爲該船的龍骨，有一鐵環尙附着其上，各人睹此情形，恰似當日曾操此船會築此繫船地方之人，宛然現出面前一樣，不禁觸目傷心，面面相覷，不復能作一語，呆立四顧，但聞水聲潺潺，如泣如訴，這船之被棄於此，不知幾閱星霜，眼見他木片生苔，眼見他鐵環生鏽，心中欲問他舊主何人，胡爲至此，可恨木石無靈，不能解語，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既悲往者，行自悲也，四人正在淒涼愴感，忽見獵犬符亨，大有異狀，不覺失驚，注目視之，見他聳耳搖尾，頻伏地上作嗅，好像聞有甚麼異味的，既而翹足張口，初猶徘徊，少焉望着一樹叢裏，狂奔去了，這樹叢在大湖之畔。

石壁之下，衆童子望塵趕去，行至樹叢陰處，擡頭見前面有一株舊山毛櫸樹，刻有

F. R. 1807

六個大字，衆童子一心要跟着符亨，不暇停足諦視，符亨忽然少却，透出石壁角，就不見了，武安着急，大聲喊道：這裏來，符亨，這裏來，那符亨更不歸來，只聽見他在那邊作怪聲狂吠，武安向衆人道：這裏一定有異，我們當團作一隊，以備不虞，各人因恐有惡獸，窺見彼等，猛然來襲，大家都提了武器，整齊隊伍，便跟着符亨吠聲向前進發，透過石壁，不及數武，杜番忽停足在地上，拾得一物，認得是一個鴉鋤，細審其工作，都不像那野蠻人之物，一定是歐美所製的，通身生滿赤繡，與嚮所見鐵環無異，知道又是若干年前的一個廢物了，更留心四面察看，見石壁下有一處似係當年曾經有人耕過的，溝洫遺痕，尚可矜辨，尋認，又見有一種植物，蔓延甚廣，都是那荷闌蓼，變作野生的，正審顧間，忽有一物在身邊滾地大吼，好像那半天起了一個霹靂，幾乎把他們都嚇壞了，看官，你道這物是甚麼東西呢？原來是那隻符亨，望着衆童子們跑來跑去，貌極激昂，聲極悲壯，似欲敦迫衆童子快跟着自己來的，衆童子會意，大家都跟着那符亨跑去，行至一處，荆棘截道，灌木叢生，那符亨就站着不行，衆童子知必有異，芟草斬木，冒着險深入其中，忽見有一洞口，黝然黑色，武安急聚枯草燃之，投入洞中，火猶不滅，知洞中空氣，無礙呼吸，因走往河邊，折取松枝，束作火把燃之，率各人同入洞中，洞口雖高不過五尺，闊不過二尺，但其中巍然，儼如一室，方可二丈四尺，地上細沙平布，好像毛氈一樣，室口右方，有一工作極粗的桌子，桌子上有瓦水樽一個，大貝殼數個，此貝殼想是當碗碟用的了，又有鏽蝕殆盡的缺折小刀一口，漁具數事，錫杯一隻，那邊壁間，更有木匣一個，打開一瞧，只有些衣服破片，其外別無甚麼，看來這洞，從前定是有人住過的，但

無從知他是那裏人氏。那時情景，真令人討悶得狠。挨次搜至室裏，見有草薦一具，破爛已極。其上蓋有褪色洋氈一張，傍邊更有一椅子上，放著酒杯、木燭臺各一。衆童子瞧到這裏，毛髮悚然，股栗發戰，不覺退了幾步。心中想道：這被窩裏一定是洞主的遺骨了。杜番鼓勇再前，揭起洋氈一見，竟如空空如也。四人搜索已畢，走出洞來，見那符亭依然狂吠不已，遂跟著他沿河而下，行不到十丈多路，他們一齊站住，相顧慄然。這又爲着甚麼呢？因見河邊那大山毛樺樹下，有白骨嶙峋，各人暗忖道：這莫不是彼洞舊主葬在這裏麼？這果何人，莫不是失事水手，漂流至此，株守待援，遂垂老病死麼？若果如此，彼在此間，何以生活度日？洞中所有之物，莫不是彼自本船拿來，抑或彼手自製作的麼？兼且此地若屬於大陸，彼何爲不尋覓內地有人之處，何以甘心病死於此？莫不是因行路之難，彼終不能達其志麼？抑或因路程太遠，彼知其終不能到而止麼？若斯人果會尋覓有人之境，卒不能得，老死於是，今日這胥羅船之遭難，獨可望得天幸而告成功麼？衆童子觸目愴懷，呆立半晌，忽然想起，我們何不再去細索洞中一番，倘或覺得他日記一本出來，他的來歷，及這處地方的情形，都可知道，豈不便宜了我們嗎？商議既定，復再率符亭走進洞中，循着石壁而行，又見一個行囊掛在其上，取下展看，其中有蠟燭數條，乃用獸脂及船中所用填絮造成的。沙毗就拿一條點之，插在那木燭臺上。衆人靠着微光，用意搜索，先得了斧、鋤、槌、鑿、錐，各一事，廚具兩三種，又得一櫥，似是載潑蘭地酒，的不錯不錯。向所見木片，當時應是一隻舢板，他用以裝載這等日用器具，到這裏來的了。後來更尋出小刀、定南針、茶壺、鐵鏟、包針等數事，但不見有洋槍之類。韋格忽舉一物，大呼道：這是甚麼東西？他三人取來細驗，原是兩團圓石，用索繫着，南美洲黑人，以此擊獸，百發百中的。想那死者因未帶得兵器，所以自製此物，暫充其用。韋格又在壁上搜得時辰表一個，與尋常水手所用的

不同。乃是兩面密蓋的匙及鍊俱用白銀製成。都已生鏽。費了許多工夫。始得打開。看其長短針所指。正是三點二十七分。杜番道。表蓋裏面。應有製者姓名。我們試一看。便可推測這物主是那裏人氏。武安道說他有理。因打開細認見着。Delfench Saint Malo。一行文字。武安道這樣看來。他是法蘭西人。與我同國的了。杜番更將洋毡反覆揭了一會。覺有物墜地。拾來展視的。是一本日記。可惜經年已久。紙色都黃了。所寫文字。多不復可認識。惟其間尚有佛朗沙。坡陰。二語。隱約可讀。其二語頭字。與嚮所見刻於山毛榉樹的同是一樣。以此知爲死者姓名。無可疑了。傳中所記。應是他遇難以後的事情。後來武安復就這日記讀出周危特累烟一語。揣測就是他遭難的船名了。又見簿面題有一千八百零七年。與樹上所刻的相符。這不是他遭難的日子嗎。以此推算。是五十三年前的事了。更細檢這本日記。見有一張厚紙。疊摺夾在裏頭。拿出展觀。杜番疾呼道。地圖。武安道。這當是坡陰自繪的。四人再細看一番。見現時所探西岸的湖。及胥羅灣。胥羅灣上的石壁等。無一不次序井然。按圖可索。但有一最可痛心的事。本島之外。四面都是汪洋大海。全不出武安所料。然則十五童子現時所託足之地。確是一個孤懸荒島無疑了。怪不得那坡陰不能插翼飛渡。卒在山毛榉下。斷送一命哩。這地圖想是坡陰親歷全島。據所目擊。繪出來的。彼茂林中的小屋及徒徑。想是彼跋涉時所造的。若果如此。此圖精確。無可置疑。但這距離遠近。本非攜有器具。實在測量。不過因行路的日子。約略計算。或不無多少之差。却說這個地圖。所繪島之情形。恰似一隻蝴蝶。中央有湖。四面有茂林環繞。湖之東西五邁。南北十八邁。有幾條小河皆由湖中流出。注入於海。洞外之河。就是其中之一。與在胥羅灣南端注入於海的同爲一流。島中並無一山。盡是平野。北方乾燥沙場甚多。南方異是沼澤。占其大半。全島面積。東西約二十五邁。南北五十邁。獨恨本島泉屬南半球。何處。圖中未能說

明但細想坡陰盡命於此。本島之在於絕海人跡罕到之處。可知嗟爾十五小豪傑。看此情形。豈不是韜光於此荒島之中。還有日子嗎……閑話休提。且說四個童子。偶然尋得這個山洞。便自不勝歡喜。心中打算着。快把各位同難之人。及一切物件。搬到這裏。捱過一個嚴冬。勝似在胥羅船上。飽餐風雪。且恐有不虞了。這時候。恨不得天生兩翼。飛報各人。因細按地圖。知洞外小河。就是流向胥羅灣的。遂決計沿河歸去。這河長不過七邁。計着不消三五小時。便可到了。因在洞中拾一鴉鋤。向刻字的山毛榉樹下。掘一小穴。將坡陰遺骨。收葬停妥。復回至洞口。用些木石塞了。免得野獸闖入。事畢。循河而行。一路樹木稀疏。無甚阻礙。行不上半個時辰。便覺離得石壁遠了。武安且行且想。此河當可在胥羅灣與大湖之間。作一通路。因留意察看。此河果能容一舢板或一木筏。若乘湖長順流而進。當可省多少氣力。行至四點鐘時候。忽遇着一個大澤。阻住進路。不得已迂道北西而跑。這條路雜木蔽地。步行漸難。無何鐘鳴六點。天色漸黑。茂林益密。及至八點。夜色已闌。不復能辨方向。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忽見火光一道。上沖霄漢。可不駭殺人麼。正是

殖民喜說開新境。聞砲驚心中毒烟。

看官欲知後事如何。且待譯者再執筆寫下。

## 第七回 移漂民快撐寒木筏 怪弱弟初審悶葫蘆

却說武安、杜番、沙毗、韋格、四人趕路歸船。不覺入夜。正在暗中摸索。忽見空中閃閃。放了一道光明。沙毗驚問道。那是甚麼呢。韋格道。我想是流星罷。武安道。不然。是一個狼火。是胥羅船所舉的狼火。杜番道。我知道了。是俄敦

以此指示我們的，因將所攜的洋槍發了一響，應他望着那火光便走。歷盡許多艱難辛苦，至四十分鐘之後，幸得無事歸到督羅船，是日跑得倦了，早去安歇。一夕無話，翌日清早起來，個個都要聽新聞的，圍在甲板上頭，請他四位委員把那遠征情形詳說一番，遂集齊各人商量進退。武安提議道：「目下第一要緊的事情，莫如將我們根據之地方搬往那個洞裏。」巴士他道：「那個洞有怎麼大，能容得我們嗎？」杜番道：「不總是我們可以鑿那石壁再為增大一點。」俄敦道：「縱然有些不便，亦暫先將就將就，待將來再作道理罷了……當時督羅船的側面同那甲板，上頭破損的地方漸漸大起來了，這樣光景，不但不能遮蔽風雨，萬一吹了颶風，把那怒濤送來，撲不上幾撲，恐怕這船就要粉碎了。」那個洞裏雖非十分寬廣，也有二丈丁方，以居十五名孩子，還可勉強，況且那個洞通風的地方，雖然只有一個洞口，可幸裏頭卻無濕氣，四壁乾潔，好像花崗石砌成的，東面亦有石壁，恰好防那海風帶些潮氣吹來，現時洞中未免昏昏如長夜，然能在前壁開兩三個通天的大窗，光線亦儘可敷用。惠難之中，這也可算一個安樂窩了。故此他孩子們立定主意，就要遷居的……杜番道：「遷居之前，我們少不免另找一個地方，暫時棲身囉，那處相宜呢？」俄敦道：「有布帳，就在那河邊，開一張布帳罷……童子們須將船上物件裝束停當，又要將船體壞了，擇取一切有用的材料，方能遷徙，照此算來，總要費一個月的工夫，不到五月初旬，是不能成行的。」看官，他們的五月，便像我們的十一月，已屬冬初時候了，他們所以着急，不敢一日怠慢，正為這個緣故哩……俄敦定計在河邊立一行臺，真是有見識了，何以故，他們欲將那船上的東西搬去，法人洞應該是用一木筏溯河運去的，然則他住在河岸之上，豈不占了許多便宜嗎？閑話休提，却說衆童子自那日定議之後，便動起工來，造那行臺，先相了山毛榉樹，擇其近水的，就在他交叉枝上頭，橫了幾條長木，蓋了幾幅帆布，不費兩日。

工夫。四壁都弄好了，好像行軍的一個大營一樣。衆孩子歡天喜地，就先把那火器彈藥各種食物廚具及一切緊要東西，七手八足收拾停妥。每日雖然有些暴風，卻幸天天快晴，他們不上數日，把船上的東西都搬進那行臺去了。其次工事，就是要處分那隻殘船。知道那包皮的鐵板，將來是有用的，十分小心剝取，他們都是個孩子，既非熟手，又無氣力，想把那百噸大的船體，全然解拆，談何容易呢？可喜天公見憐，助了他們一臂之力。至四月二十五日，忽然狂風襲來，其勢比那山蟲還猛。剛剛吹了一夜，方纔止息，孩子們急往岸邊一看，呀呀，那隻胥羅船，不知犯了甚麼天條大罪，已被封姨君尸解了，只見有幾多大小木片，橫蔽灘上，自是他們盡力把那木片運到行臺面前，或取長木作挑杆以起重，或取圓木作轆轤以轉運，持的持，荷的荷，舁的舁，邪許之聲，相屬於道。個個奮勇，不敢少懈。至二十八晚，凡附屬船體有用的東西，如那絞盤車、鐵竈、水桶等物，雖極笨重難舉，亦都搬運清楚了。自是之後，一意編造木筏，使巴士他擔任工程。其餘各童聽其指揮，巴士他是個天生木匠的人才，他在經營行臺解拆船體的時候，大衆都見過他的本領，所以又把此事託他。他先將胥羅船的龍骨截而爲二，再將前檣後檣的下半，及那帆桁等，排作長形，放下水去，然後橫以短木，緊緊束束，一個長三丈闊一丈五尺的木筏，格局已經成了。然後再把胥羅船甲板上及船旁的板，鱗次砌上，逐塊釘妥。雖然不能叫做精工，然工程甚爲繁難。衆人合力，夜以繼日，亦至五月初二日，纔得落成哩。從此又要搬這貨船下伊善均、伊播孫、土耳、胡太等最年輕的，就各量着自己氣力，拿這小件東西，筏上有武安巴士他幾個，聽着俄敦的號令，把這東西用心安置，不使有偏重偏輕的弊病。幸有一個絞盤車，各年長的就借他幫助，合力把那鐵竈水桶鐵板各種粗重等物件，都籠放筏上，費了三天工夫，方纔搬運停妥。這日恰是端午，專等着明朝八點鐘潮長，便要解纜開行了。俄敦忽向着

衆人道，我們幾乎忘了一件緊要的事情了，我們既離了此處，縱然有船經過，我們亦無從望見，舉個暗號求他來救了。爲今之計，我們應在石壁之上，立一長杆，當懸着暗號旗，可便有船經過這裏，使他知道，你們以爲如何呢？這是老成深算，自然無人反對他的，於是爲着這件事情，又費了半天工夫，是晚各人安寢，一夕無話，至初六日各人起來，先把那布帳卸下，蓋住筏上的東西，莫科準備了三四日的食物，到七點鐘時候，各事已經辦妥，各人就跑到筏上來，年長的各執一棹，等到八點半鐘，見那潮流已轉，海水都向湖中流入，因解了纜，高聲齊唱道：進進進，就見這木筏拖著那胥羅船所剩的舢板，離了岸，慢慢的追著潮流便進，衆孩子一時快極，不禁拍手喝采，騷呼之聲，怕那水底的潛魚，都被他們驚破膽的了。這筏常循着河之右岸而進，因爲潮流趨向那邊，進行甚急，又因右岸比那左岸高出水面，便於鼓棹，雖然這筏卻不快捷，自解纜後，行了兩點鐘之久，纔行了一邁路程，自胥羅灣至湖，最少亦有六邁許，若是一次潮水，只行一邁半，乃至兩邁，則他們尙要經幾次潮水，方能誕登彼岸哩。至十一點鐘，潮勢退落，他們急把筏繫住，在此休息，下午雖再有一次潮長的時候，俄敦恐乘夜兼進，或有不測，不如待明日再行，因停了一夜，翌日下午一點鐘行到一處，就是從前四個遠征委員歸船時遇著沼澤迂道而行的地方，因把筏繫了，日來寒威漸烈，晝間已覺得瑟縮，入夜尤甚，一望沼澤，已見有些薄水，光光閃閃，各人甚爲心愛，恐怕筏行太遲，河都凍了，豈不進退兩難，可喜次日午后，遙望着前面湖水碧色，及三點鐘零幾分，不覺已到了法人洞前面，大衆歡躍，忙把這筏繫在河之右岸，善均、伊播孫、土耳、胡太等最年少的，早已一躍登岸，談談笑笑，正在得意揚揚，武安在筏上望見之，顧語其弟佐克，你不往那裏去嗎？答應道：不，我留在這裏，武安道：佐克，我近來見你的舉動，有不可解的，你似有些事情，隱在心頭的，你近來有病嗎？佐克道：沒有，武安本欲再

爲窮詰。但以這個時候，尙不暇從容問答，遂不復聲。率著各人登了岸，急跑到法人洞口，把那木石除了，進去一檢，覺洞內一切都如往日，並無異狀。衆人喜極，忙將鋪蓋拿來，安排妥當，又將胥羅船所用的餐檯，放在中央。雅涅統着年輕的把那鍋釜器皿小件的，都運將進來。莫科又在洞外石壁之下，盤石作竈，架上一個鐵鍋，調了好些羹湯。當中途停筏之時，杜番往往提了小槍登岸，獵取許多小鳥。至此拿了幾串出來，交過伊播孫、土耳其吩咐他好用心燒了，到七點鐘時候，各人齊集洞內，把那胥羅船所有的椅櫬，環着餐檯，安排停妥，然後依次坐下。桌上有氣蓬蓬的熱湯燻牛肉燒雀仔，又有些乾酪車厘酒及開白蘭地的清水。各人鼓舌飽餐一頓，數日積勞，到此不覺倦起來。襲正商量分頭就寢，因俄敦發議，率著各人奔向那山毛榉樹下，憑弔了同病相憐的舊主坡陰一番，感觸萬端，悲不自勝。至九點鐘始共歸洞，令杜番、韋格、兩人執兵守衛。衆童子安心睡了一夜，早起復從事起貨入洞，又將筏拆解收藏妥當，以備他日之用。如是者忙了幾日，至十三日，欲把鐵竈運進洞裏，置諸右方。巴士他見洞壁不甚堅牢，試爲鑿之，竟得穿了一穴，以通煙突。於是他們不出洞口一步，便足了炊事。自是杜番、韋格、乙菩、格羅士、四人，每日携一鳥槍，遊弋近處，所獲甚夥，常與衆人分甘同味。一日沿湖而行，約離法人洞邁許，見北方有一茂林，潛入窺探，忽見有幾個深窠，散在各處，分明是用人工掘成的。上面縱橫，蓋着許多樹枝，試爲俯視，覺其下猶有甚麼動物的遺骨，續紛狼籍。這定是那坡陰當日掩取動物的遺迹不錯了。四人周歷既遍，正欲行時，韋格道：我有一法，何不將那陷坑仍舊蓋好，或者有些動物，自來送死，亦未可定。各人說是，忙取浮泥鋪填停妥，方纔歸去。路上又尋出三葉及水芹兩種植物，俱是美味適口，又宜於衛生的。天氣雖然漸寒，尙幸那湖及河，還未冰結。年輕的每日在那水邊釣得好些鮮味，又不致有食無魚之嘆了。十七日武安思量道：在這

左右石壁之上，倘能找出一個石窩，藏些東西，豈不甚妙。遂率著幾個同伴出了洞外，分頭探索。正行到杜番們前日發見陷坑的近處，忽聞前頭有物嗥叫，聲音甚怪。武安不敢怠慢，急去縱尋。杜番等隨後便至，覺那聲音是從一個陷坑裏發出來的，就近一看，見從前所蓋的浮泥，及那樹枝，都散落摧折，知是有甚麼動物，投入其中，無可疑了。但是不知他是甚麼狠惡的禽獸，不敢逼近坑口，呼道：符亨這裏，就見那符亨飛的一樣跑來，到坑口略瞰一瞰，硬縱身便躍跳下去了。正是

羣英設計，走狗爭功。

欲知坑中果是何物，且待下文再表。

## 第八回 勇學童地關豺狼窟 榮紀念名從父母邦

却說符亨跑到坑口一望，略無懼色，便跳下去。武安杜番跟着，也到坑口一望，立舉首望着衆人道：諸君來，當初各人怕有甚麼危險，退了幾步立着，至此始敢走近前來。乙苦道：豹，格羅士道：豺狼麼？杜番道：不然，是一個兩足的動物，再往下瞧著道：駝鳥是的……這是亞美利加駝鳥中之一種，頭酷肖鵝，全身灰色，味甚肥美……沙毗道：我們生擒他，那巨鳥陷在坑裏，不能逃脫，地方又窄，雖有翼呀，無從高飛。沙毗話猶未了，身已在坑裏了。見那駝鳥並不奮嘴來啄，忙伸手扼住他咽喉，不多時氣力都衰了，企在上頭瞧着的忙把幾條手巾投下，就緊緊的縛他兩足，好容易牽了上來。格羅士道：我們怎樣處置他好？沙毗道：不用說了，拿他洞裏去養馴他，供我們一個騎坐就是了。說着便走。這個畜生將來果能爲他們效用與否，今且未說破，總是帶他回洞，原來無甚難事。俄

敦遠遠的望見他們歡天喜地。牽了一個龐然大物回來。心中想着道：這樣增了一個人口，爲本洞生計界的情形打算，未知得失怎樣呢？方纔思疑了一會兒，忽然記起那個新來的客，豈不是喫些野草樹葉，就穀過活的麼？始安了心，任從他們擺布去。在洞外尋了幾天，還覓不着一個山岩，可以收藏物件。他們就死了心，決議在這洞裏穿鑿穿鑿罷了。喜的這石壁不甚堅硬，從前巴士他曾經在那鐵竈上頭通了一個煙突，自此更把洞口開拓，將昏羅船所用的門板嵌上。又在那左右鑿了兩個通天的窗，雖然費了許多心力，卻幸都成了功。所以他們就想另鑿一副洞起來。這也斷非妄想的。過了五月二十七日，有舉錘的，有拿鎚的，個個爭強，人人奮勇，就動起工來。武安道：牽一條直線從這裏鑿去，一定可到湖邊那石壁之下。若然遇着風吹得利害，不能打開正門的時候，我們就可從橫門出去。這豈不妙……自洞內到那湖邊，直徑約有四五丈長是的。童子們先開了一條窄窄的隧道，然後把上下左右逐漸擴張。果然不出所料。這地方的石壁，也是脆軟得很有幾處，還要用些木板撐住。纔能免他頽將下來。爲着這樣，他們的工程，就容易做了。俄敦率着那幾個手空的童子，把從前解筏時所留下的材木，揀了幾條合作支柱用的，又伏進隧道，將土塊石屑都運出洞外去。日日大家爲着這件事情忙煞。至三十日下午，眼見的那隧道已穿了五六尺長。是日武安如常扒進裏頭，拚命開鑿。忽聽見那邊離着自己不遠，似有些古怪聲音，不禁喫了一驚，再爲側耳細聽。果然像有怪物在那裏呻吟。武安急著，匍匐却行，見了俄敦巴士他，便把這般這般告訴了他們一番。俄敦道：莫不是你耳根亂麼？武安道：你試往一聽。無何，俄敦自隧中出道。武安說的不錯，果然有甚麼東西在那裏低聲發噤。巴士他亦不信心，入去一息，便出來道：是了，但不知是甚麼東西。三箇急喚杜番、韋格、乙菩、雅進，那幾位有年紀的，再入去聽聽。這時候聲已寂然，他們一無所聞，都說是他三個

心虛聽錯的。左右爲這一疑似的事情，就把那工程罷手不成。武安只得再進去作工。到晚上九點鐘時候，隱約這會比不得從前，那聲音越發大了。恰好符亨進來，這個聲浪一敲他的耳膜，他便飛也似的走出隧來。面色有些作怪，不住的在洞內亂跑。是晚各人心上都掛著這件事。雖然睡了，頻頻驚醒，倒有幾回。次早起來，巴士他同那杜番兩個，先跑進隧中一聽，却不見有甚麼消息。符亨也如常走動，不似昨日那麼狂怒。兩人商量定了，就跑出洞外尋了一條路，披荆斬棘，攀上那石壁。在法人洞的絕頂張望四圍，好好覓了半天，仍不見有甚麼罅隙。罷了罷了，急走下來，報了各人知道。依舊動手作工。是日絕不聞有甚麼，唯是鋤壁之時，覺得有些反響，像是裏頭空虛的一樣。……看官，若是裏頭果有一洞，與他們所鑿的隧洞接近，便省他們許多工程了。但不知有這樣天幸不……是日畢工，方欲開飯，從來那符亨一定是在主人們左右，作伴食宰相的。今夕怎麼不見了。齊聲呼符亨，符亨幾聲，絕無影響。俄教快出洞外高聲呼了一遍，仍是寂然。自是杜番向那湖邊，韋格向那河岸，各人都分頭找去。像個秦始皇大索那張良一樣，幾乎把洞的前後左右都翻過了，依然不見。拿表一瞧，見那短針已指著九點，又不可冒險遠到那茂林沼澤之中，迫得各人沒精打采，愀然歸洞。正在相對太息，並無一人發言的。忽而狂叫怒號，怪聲大作。武安道：聲正從這裏來，說着鑽身進隧道去。年長的一齊蹶起，拿了護身東西，以備不虞。年幼的嚇得面如土色，急將被窩蓋着，動也不敢動。無何，武安出來，說石壁那邊一定別有洞天了。俄教接口道：然則有幾個動物，定在那裏。杜番道：我也這麼想着，且等明早兒我們細尋他的洞口罷。話猶未了，忽聞可怖的怒吼之聲，咆哮之聲，嗚嗚然隆隆然，不斷不絕。險些兒把那石壁都震塌了。韋格道：莫是符亨同甚麼動物格鬥，武安再入隧道一聽，却無影兒消息。是晚各人不敢交睫，眼光光守到天亮。杜番率了一隊，仔細在湖邊石壁一

上一下，搜了好些時候，並不見有甚麼洞口。武安、巴士他，照常用功鑿那石壁，纔至正午，更深入了二尺許，喫中飯畢，再把鋤進去，漸覺得與那壁的空洞更逼近了。急令年幼的跑出洞外，以避不測之事。杜番、韋格、乙善等有年紀的，各人手執武器，刻刻留神，以便與隧中諸童子緩急相應。自鳴鐘剛打了兩點，忽聞武安大喊起來，你道他是做甚麼呢？原來他舉鋤一下，不覺把石鑿掘穿，就望見裏面真有一個大洞，退身出來，正欲告訴外邊各人，忽聽得撲地一聲，那隧道之中，跑了一隻東西出來，驚得衆人魂不附體。衆人定睛看了，纔知道就是那隻符亨。一直跑到孟邊，吸了幾口清水，方搖頭擺尾，徐徐行近俄敦立處。衆人見他形狀無異常時，知道無甚可畏的。武安在前，俄敦、杜番、韋格、巴士他及莫科等跟着，拿了燈籠走進隧道裏，見那石前穿了，開出一個大穴，便由此轉過。略瞧一瞧，仍是一個大洞，其高大寬廣，大約與法人洞差不多。一望似無路可與外邊相通，若果然，怪那符亨不知從那裏進去，韋格忽然跌了一交，大呼道：「有東西！快舉燈籠一照，原是隻豺狼的死尸。」武安道：「這不是符亨咬死的麼？」我們從前的疑團，至今方纔明白了。只是這個野獸，從那裏進來的？童子們全想不出來。武安留衆人在洞內守着，獨自一個出了法人洞，跑到湖邊，循着那石壁，且行且呼，覺有一處把各人答應的聲音傳漏出來。因細心查勘，見石壁之下，幾與地平那裏有一個低陷的穴口，不錯了，不錯了，符亨同那野獸俱由這裏進去。是的，再將他鑿寬些，童子們就可以有出來湖邊的門口了。各人見得了這個新洞，不勝歡喜，自此更爲出力，急把隧道擴張擴張，居然成了一條通路。這兩個洞就聯絡上了。他們商量數次，纔定議將新洞作書房寢室，將舊洞作廚房食堂倉庫，忙把鋪蓋移往新洞，安排妥當，再把桌子、椅子及膏羅船所用的大火爐，都將進來。這樣這樣，陳設得也覺整潔，於是將那穴口嵌上兩塊膏羅船所用的門板，又在那左右開了兩個透明天窗，這種工夫，不

消說。又是費巴士他的心力弄來的了。時北風漸緊。雖未至十分嚴寒。料着戶外作工。不久便有爲難了。爲此衆童子不肯怠慢。夜以繼日的剛剛忙了兩個禮拜。方纔把那洞內的事情。整理完了。衆人念着我們流落這裏。不知幾時纔能假脫離此苦。倘然日望日不做些事業。豈不白消了光陰。依着俄敦發議。遂決計在戒寒的時候。立了一定課程。那年幼的就從那年長的學些未曾學過的工夫。自明天爲始。各人就按着課程勉力用功。至六月初十日。晚飯已畢。各人正圍着火爐上下議論。忽有一人道。本島的扼要地方。我們替他起個名兒。日常稱呼。纔爲方便哩。衆人稱是。杜番道。我們上岸的地方。已經呼他作胥羅灣。我想着依舊用他。格羅士道。這個自然。武安道。我們所住的洞。因爲紀念舊主。也經呼他作法人洞。這個名字。亦可以留傳的。韋格道。流注胥羅灣那洞外的河呢。巴士他道。我們思念故鄉。就呼他紐西崙河罷。雅涅道。那湖。杜番道。故鄉的紀念既有了。更爲親切一點。叫他家族湖。豈不好。其餘石壁則稱爲惡崙岡。岡北盡處武安所嘗登臨的。則呼作幻海臺。尋出陷葬之林。曰陷葬林。遠征委員歸途。因逢沼澤折道之處。在紐西崙河畔。有一茂林。是稱沼澤林。紐西崙河以南的沼澤。便號南澤。遠征委員始覓見徒征的小流。就喚他徒征川。除此之外。且等他日到過。方爲命名。唯是據坡陰的地圖。有幾處沙嘴。分明認得。因名他最北的曰北岬。最南的曰南岬。更那西岸有三個斗出海中。就因衆童子的出處。名爲法人岬。英人岬。美人岬。猶有一件緊要的。他們既占有這島。那麼可以不上他一個徽號呢。胡太道。我想着一個佳名了。杜番道。使君麼。沙毗道。他定是想改作孩兒島了。武安道。且勿說笑。聽他盡其思想言論的自由。纔好。胡太你的妙想。應聲道。我們不是着們學校的學生麼。我就想呼他作着們島。衆人聽了。俱拍手喝采贊道。虧你想得好。這時胡太滿心歡喜。似比做了皇帝。還得意咧。各人正欲散開。忽見武安恭立唱道。某更有說。真是

莫笑童年無智識。依然議院小規模。

欲知武安提議何事，且等下回再說。

## 第九回 舉總統俄敦初被選 開學會佐克悄無言

話說武安提議道：我們既占這個孤島爲他起了名字，今更要舉一總統治之纔好。杜番道：舉總統麼？武安道：置一首領，凡事聽其指揮，庶幾號令出於一途，辦理庶務，更爲圓滑。說畢，衆童子齊呼道：甚是甚是，快使我們選總統罷。杜番接口道：選總統亦可，但須限定任期，或半年，或一年。武安道：惟任滿之後，倘再被選，仍得復任。杜番滿腹疑忌，唯恐各人選了武安，因着急道：武安說的是，但我們當先選誰？武安道：自然是最賢明之人了。算來莫似我俄敦，各人聞說，即拍手歡呼道：是了是了，俄敦萬歲，萬歲。俄敦初欲遜謝，繼想他武安、杜番兩黨，不時齟齬，輒全賴着我居間調停的。今舉我坐了第一把交椅，似於和合他們，更爲容易。再三想過，知道機不可失，遂欣然答應了。……若使這個孤島，果如衆人所料，其位置在紐西崙以南，則自此至十月初旬，天氣寒冷，其間五個多月，定是不能出門口一步了。……俄敦嚴定課期，使他幼年的每日，接着用功，不把光陰虛度。自是每日午前午後，各定功課兩點鐘。到了時候，盡會於新洞書室，命第五班的武安、杜番、格羅士、馬克太，及第四班的韋格、乙善、輪班講書。教些歷史、數學、地理，或就所諳記的，口說相傳，或將帶來的書籍，指出解釋。他第三、第二、第一幾班的欣然領教，樂此不疲。其受益之大，固不待言。即他們充當教習的，亦可藉此溫復一番，不致遺忘。真可算一舉兩得的善法了。此外每逢禮拜日及禮拜四日，開一講習會，或將歷史事實，或就目前事情，擬定題目，大家討

論其利害得失。集思廣益。交換智識。彼此都覺得有趣起來。學識亦漸漸有進步了。天朗氣清。日暖風和的時候。又大衆在那湖邊。從容散步。有時相約競走。練習體操。以防倦氣來侵。沈鬱生病。使韋格。巴士他。兩人監督着各人。都把時辰表較準。尅期用功。又使乙善。每日將寒暑針。風雨針的度數記了。其外一切雜事。因巴士他從來已設一日記部。詳細登載。遂將此任。歸他專管。每到禮拜晚。大開音樂會。雅涇端坐彈琴。各人齊唱國歌和之。往日在學校。佐克是最有名能唱。各人都讓他第一的。誰知他在這裏。常坐在衆人背後。無精無采。從未見他開喉唱過一句。武安從此更疑心他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已到了六月下旬。寒暑針漸漸降下。常在零點以下。十度乃至十二度之間。洞內幸有許多積薪。每日燃着火爐。尙能保住零點以上的溫度。不致僵手僵足。一日寒威少減。雪花亂飛。剛剛下了一日。把這孤島。全現出玻璃世界的景象。各人歡歡喜喜。跑出洞外。團雪爲丸。相擲爲戲。佐克這時亦在局外。袖手旁觀。不料格羅士舉一雪丸。猛力一投。正誤中他的臉上。立時鼻血湧出。流個不止。格羅士瞧見道。我本無心擲傷你的。說着便走。武安拉住道。你出於無心。我亦諒你。但你亦太不留意了。格羅士道。照你這樣說。你佐克既非預份擲雪的。偏要企在這裏。却非自己不仔細麼。忽聞杜番高聲大叫道。這樣小事。爲甚麼就要吵嚷呢。武安道。自然是小事。但我亦只勸格羅士嗣後須少留意耳。杜番道。這件事不待你勸戒。格羅士的。你不聽見他已經謝過嗎。武安道。杜番。我不解你爲着甚麼。偏要強來干預。這不是我與格羅士兩個交涉。不干你事的嗎。杜番道。雖然如此。總是我聽見你說這種話。我就不能忍默的。武安握拳道。你想怎樣就怎樣罷。杜番亦攘臂道。自然不受你指揮。兩人正在盛氣相向。勢將用武。適俄敦走來。瞧見。因宣言道。杜番所爲。有意滋事。杜番聞言。不得已。蹌然入洞去了。俄敦及衆人知道他兩個斷不肯干休的。俱放心不下。至兩人究竟如何。



今日倚然下雨。從此四十日間。難望晴快了。他們忘了南半球的天氣。與北半球不同。白躁了心。却喜是日連一點陰雲都沒有。惟東南風吹得極緊。寒威越發難捱。孩子們瑟瑟縮縮。終是圍在洞內。有誰敢出門一步。只樣枯坐無聊。不能運動。剛苦了一個月。都覺得不舒服的。至八月十六日。忽然吹起西風來了。寒雲漸散。天氣微和。杜甫、武安、沙毗、韋格、羅士他。商量道。我們想着到胥羅灣一尋舊遊。已非一日。恨阻風雪。久不果行。今幸天和日暖。未免同走一遭則個。他們鬱鬱已久。正欲藉此一舒筋骨。且念着插在石壁上的英國旗。定已破爛。決意把他換過。稟准了俄教。八月十九日早起。束裝首途。踏雪而行。可不爽快。無何到了沼澤林。四面冰結厚了。更不必枉道直履之而過。及抵胥羅灣。拿表一瞧。纔不過九點鐘時候。但見碧海之濱。鴉鶻亂飛。岩礁之上。海獅戲舞。遙望着自紐西崙川至幻海臺。白茫茫雪深幾尺。俗語道琉璃世界。真不錯的眼界盡處。只是海闊天空。并不見一隻飛鳥行迹。五童子急弄早飯喫了。就將帶來的新旗換上。更採杜番的條陳。拾一塊木片。把距此六邁路。有一法人洞。衆童子占了居住的事情。簡明記了。繫在竿頭。這也算童子們用意周密。倘然有船經過這裏。望見旗號。泊岸尋來。便可省知他們蹤跡。前去援救的了。看見日已傾斜。各人急跑回洞。復命俄教。時自鳴鐘正打四下也。自此無事。至九月初旬。寒暑針漸漸鼻上。天氣乍暖。知嚴冬垂盡。不久便是好春時節。童子們自念漂到這島。不知不覺已過了六個月光陰。這島的西方。是胥羅船的來路。行了幾個禮拜。都沒有一點影兒。是斷無可屬望的了。那東南北三面。雖然未曾巡繞。但坡陰所遺下的地圖。并没記瞧見甚麼陸地。坡陰的地圖。本是精精確確。無可疑的。惟是他當日苦沒拿有千里鏡。常人的肉眼。原望不到兩三邁外的。他縱然曾立惡蘭岡上。四處張望。或者遠處真有陸影。爲他目力所不及。亦未可定。童子們恃着自己拿有千里鏡。立意再爲探望一番。因展地圖一看。知

東岸有一海灣，凹入家族湖那邊，與胥羅灣正遙遙相對。距法人洞不過十二邁許，遂決計先往那灣頭。熟察東方情形，恨天氣還寒，正苦苦悶悶的，等着春回日暖，怎知到了九月中旬，愁雲四合，狂風大作，一連吹了幾天。比在胥羅船上所遇的，更爲利害。那石壁也似搖搖擺擺，差不多就要塌將下來。人人害怕，個個驚心。這洞口所籍的窗戶，或被捲去，或被吹破。童子們狼狽非常，其困蹙之狀，較昔時盛冬時節寒暄針降至零點三十度以下的时候，尤爲不寒而慄的。而且無論甚麼禽獸，爲着這樣暴風，都找個藏身的地方躲避去了。湖中遊魚，亦綠波濤鼓盪，深深潛伏。童子們或漁或獵，全無所獲。這時風雖猛烈，地氣却暖，積雪逐漸溶了，反轉桌子造的雪橇，至此變了無用。童子們早已算定，意欲造一手車代他。巴士他記著從胥羅船拿來的東西，其中有一個絞車盤，就把他車輪大小相同的揀了兩個。那車輪本是有鋸齒的，不是將他平了，斷難轉動。巴士他費了許多工夫，究沒法將他除去，不得已用些堅木填塞上了。再找鐵箍緊緊束住，竟得了兩個車輪。到十月上旬，居然成了一輛手車。這時候風色亦漸穩靜，比及中旬，麗日當空，陰霾全散。童子們如鳥放籠中，虎出柙外，終日在洞外遊戲，都無所苦。於是漁的漁，獵的獵，樵的樵，各自欣然從事去了。俄敦老謀深算，知那彈藥，是將來有大用處的，因嚴戒各人切勿浪費。故他們獵手，專靠著張羅設罽，幸仍獲得許多小鳥野兔，以飽枵腹。至二十六日，忽有一事，令童子們捧腹的。是日沙毗將平日所養的駝鳥，牽出檻外，擬乘此馳騁，誇耀衆人。童子們都議論論論，或說可以，或說不行。爭來看他。沙毗牽到一寬敞地方，將韁索繫了，用兩塊皮革掩他兩眼，使巴士他雅涅兩人牽住，騰身便欲乘將上去。不料駝鳥轉身一撲，把他丟將下來，連上了六七回，纔得坐定，便揮兩人使退，急把韁勒了，將兩塊眼遮除去。方纔駝鳥所以凝立不動，正爲着這個東西的。現下開了眼界，正如國民有了智識之後，就不肯盲從那野

發政府的束縛的。陡然一躍，騰身望着叢林中狂奔逃逸。急得沙毗手忙脚亂，渾身是汗，正欲控轡制止，不料駝鳥把身一振，便將沙毗滾將下來，自向陷穽林裏跑去。轉瞬間連影兒都不見了。沙毗翻起身，面紅紅的作速逃往洞裏，贏得衆人一闕散了。却說俄敦見風和日麗，天氣漸暖，因自率童子一隊，沿着陷穽林，直到家族湖西岸，踏勘地理，考究物產，知道這樣天時，雖然在外露宿，亦無妨礙的。因提議命武安作留守，自與數人照往日所商，親往湖東一行。至十一月五日，正是出行日子，但見俄敦、杜番、韋革，三條好漢，肩着獵鎗，他們是不容易消耗彈藥的。因使巴士他修整那飛彈帶了，以備襲取禽獸。知道湖西有兩條河流，或要渡過的。適自胥羅船拿來的東西，內有樹膠舢板一隻，疊起來不過枕箱多大，約七八斤重，乃并檢得斧頭兩柄，一統帶了。其餘乙菩、格士、沙毗，亦攜了護身短鎗，一同七人，威風凜凜，意氣揚揚，辭別了武安各人，出了法人洞，循着湖邊向北方進發。行及兩遮許路，忽見那隻先鋒獵犬符亨，在前頭停足而立，似是相等的。各人疾趨趕上，見那裏有許多洞穴，符亨正在一個洞穴旁邊，以足扒地，仰首而號。杜番早知有甚麼東西潛伏其中的，正擬裝填彈藥，俄敦高聲道：杜番君，且勿浪費彈藥，余有一法，儘把穴中的動物，盡行驅出來的。說着，便率各人往那灌木叢中，拿了許多雜草，塞進穴內，縱火燃著，無幾有十餘頭狡兔，自穴中冒煙而出。張皇圖逸。沙毗、乙菩，瞧見，快把鎗架斧頭，斫倒四五頭，符亨亦咬死三頭。童子們喜出望外，各人肩了一頭，急急離了灌木叢，選路前進。至十一點鐘，始抵徒江川，流入湖中的地方。據坡陰地圖，知已離法人洞六邁路程。童子們就在川邊，選了一個雅潔地方，班荆坐定，先把三頭兔兒煮了，合些乾餅，飽餐一頓，然後濟川北行，沿途沮澤，並無駐足之處，及離了湖畔，更向茂林南進，樹木陰森，都與法人洞附近無大差異。啄木、鸚鵡等，翱翔上下，羽彩爛然。忽有一「貔加里」，厚皮獸，狀類豚，在面前驚走。杜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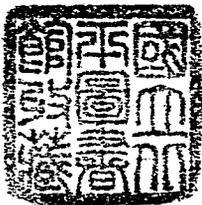
著。急問准了俄敦，便發槍擊之。應聲倒斃。這種獸肉，味美異常。童子們歡喜無量。樂得今晚的晚餐及明朝的早餐。又有嘉肴了。到下午五點鐘時候，又見有一條小川橫著前面，約有四丈闊。查坡陰地圖，知是由湖中流出。繞惡蘭岡北端趨注胥羅灣的。這裏距法人洞已有十二邁路。童子們是晚在這川畔露宿。因名他作停宿川。翌早起來，急把繩索探這川水深淺。知是不可徒涉的。喜有樹膠舢板帶來，因展開放下水去。居然一葉扁舟。但係渺小輕巧，只能容得一人。層層往返，費了一點多鐘工夫。纔把各人畢渡。一切攜來什物，都賴此不至濡濕。收拾妥了，後向北方前進。一片乾沙，更無沮洳。漸捨茂林，取途湖畔。日方當中，遙望見對岸有樹梢輕拂，掩映於水天之際。自此湖幅漸窄。至下午三點鐘，對岸樹林，瞭然入目。想兩岸相去，當不出二邁以外。此地荒涼寂寞，四顧惘然。只有二三海鳥，翱翔湖上。除此之外，更無一個生物。向使胥羅船不幸漂到這裏，十五小豪傑豈不坐困食盡。早殺餓鬼道去麼。既而兩岸相逼，已到湖之盡處。各人見天色晚了，決計在此留宿。因把毛布敷在地上，坐定。執望四圍，但見白沙如鋪，青草不茁。雖欲舉火，苦無枯木。迫將所攜的乾餅牛肉等，聊以充飢。一夕無話。翌早起來，張眼遙望，見相離數武之地，有沙丘一座，高可四五丈，荷造其峯。四方形勢，當可了了。飯罷，各人到那丘上，用千里鏡望了一會。果如坡陰地圖所載。北東一面，全是沙漠。目力所盡，不睹際涯。據地圖測線，自此至海，北十二邁，東七邁。各人知行此長途，渡過沙漠，亦無益處。格羅士先說道：我們既到這裏，將更奈何。俄敦道：只有乘輿而來，失望而返罷。杜番道：今除歸洞之外，別無可圖了。但須另擇一新道，以資閱歷。較之復尋來路，不更有趣嗎。俄敦道：若說甚是，我等沿著湖畔，到停宿川上，然後折而之右，直抵石壁下，循惡蘭岡而歸，就是了。杜番道：果欲循石壁歸去，自此直向陷窠林，抵其北端，然後轉出石壁下，豈不更捷。陷窠林北端，距此不過三四邁路。若要返至湖畔，

便迂迴了。俄敦道雖係直向陷窠林，亦必要一涉停宿川之流。此川愈近海愈闊而險，或至不可橫流而濟，亦未可知。爲萬全計，仍以到川之南岸，然後轉路爲佳。商議定了，各人返至露宿處，把毛布收捲，便循著來路而行。十一點鐘抵停宿川上，依舊用那樹膠舢板把各人渡了。杜番在路上弋取兩隻鴉鳥，各重二十餘斤。沙毗與各人割了他一隻，七人都飽餐一頓，將那殘骨餉了符亨，遂起程入陷窠林中，選一條路從前來往行過的，大踏步望着石壁而進。所過茂林，不似法人洞附近之繁密，有幾處并無大樹大木，日光所照，春草如裊，野花似錦，又有百合數株，高三四尺，隨風拂舞，嬌態迎人。俄敦素好研究植物學的，因此尋出幾種有用的草木，一是可以造酒，一是可以製茶。他們法人洞內，於此兩物，方將告乏。俄敦因命各人取了許多種子，帶歸培植。及下午四點鐘，到了惡蘭岡北端，自此循壁而走，南行二邁，見一條細流，自壁腹迸出，奔向東方。這就是徒在川源頭了。俄而日已西斜，各人知今晚斷不能趕回洞去，因決意在此流南岸，卸了行李。沙毗與其他童子，正在料理晚餐。俄敦與巴士他兩人，在左右近處，徘徊瞻眺間，忽見那邊林中，約略有一大羣動物，蠕蠕蠢動，嚇得兩人變戩一聲，退了幾步。

欲知兩人所見果是何野獸，且等下回再表。

按任公先生所譯止此

（全書共十八回以下九回羅孝高先生續）



# 古今怪異集成

四册 二元四角

本書分上、中、下三編，凡一百十八類，計二千餘則，約三十萬餘言。上編載天地異聞，附以神仙妖鬼事蹟；中編專詳人類、事類之變化；下編列動物、植物之奇談。所採材料，上自邃古，下逮近世，有異必搜，無奇不錄，事以類分，類以年次，無或舛雜。其集自經、史、子、集，名人筆錄者，文字概從原本，口脛亦仍其舊，並冠以某某書名，俾閱者知所自出，而便復按。

# 古今義俠奇觀

適 盒編 四册 二元

本書所輯，上起姬周季世，下迄民國初元，中間漢、唐、宋、元、明、清，凡俠義事蹟之足以警俗震世，轉移風化，悉擇尤纂入。全書共分四冊，都五十五類，約七百餘則，計三十餘萬言。分類次序，以平民爲主體，首農、工、商等類，次貴族及在官人役類，次雜流，次女界，次優妓、盜賊、囚徒、方外等類，並附神仙、鬼怪、禽獸等類。其涉及淫邪兇暴者，力屏勿錄。閱是書者不特興趣橫生，且能格心厲氣，見義勇爲，於世道人心，民族精神，裨益非淺。

中華書局出版

# 梵天廬叢錄

柴小梵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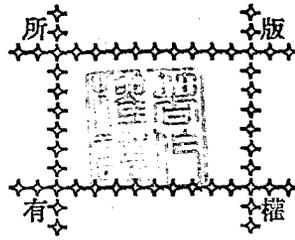
函兩套布 冊八十裝線  
元八價定印紙史連

梵天廬叢錄三十七卷，爲四明柴小梵先生手輯。都五十餘萬言。舉凡明、清兩代之朝野遺聞，藝林佚事，典制考據，名物原始，搜求至富，十餘年來，晨纂夕寫，積成巨帙，頗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專。柴先生將稿交付本局影印，公諸同好。全書二千餘則，可以作史料，可以資談助，非尋常筆記所可比擬也。

版出局書華中

該書店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發行



總發行處  
分發行處

著者 新會 梁啓超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十五小豪傑 (全一冊)  
定價銀一角五分

12

(九九五七)

標商冊註

